

#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零九年八月第一百十三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ug. 2009*



- 中國民間詩刊大展⑦
- 最傷的詩人：策蘭
- 一壺湄水煮的茶醇詩香——洛夫訪談錄



# 目錄

No.113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b>詩創作</b>		
千瀑	秘密	3
遠方	七月流火／熊市	3
章治萍	瀕臨滅絕的詞	3
鄭玲	給睿睿	4
張耳	晚報	4
非馬	復活節的驚喜	5
劉虹	觀阿根廷《激情探戈》	5
原筱菲	約會玉兔	5
向明	失眠／目前	6
李國七	胡同	6
王妍丁	語言的毒素	6
嚴力	不必再探討／終生遺憾	7
秋夢	四重奏	7
黃奇峰	厝邊的菜園	7
秀陶	有個早晨	8
謝勳	去貪去嗔去癡	8
于中	前往；後望	8
李斐	在酒樓遇上關二爺	8
伊沙	無題 二首	9
彭國全	旭日／紅櫻桃／花粉症	9
蔡可風	焰火和粉塵	9
杜風人	按摩院／按摩師	10
心水	迎冬櫻花	10
陳國正	雜花草／鍍金	10
陳葆珍	本色	10
林小東	月醉在紅燈綠酒中	10
夏野	大盛宴／黃昏後	11
刀飛	風雨天	11
簡楓	我今天做一朵菊 二首	11
達文	偶然／後院／歌	12
步鵠	夏苦／猜流年	12
唐德亮	漲潮的山	12
桑克	冬日	13
紅雨	父親	13
冬夢	唯見	13
北塔	把岩山趕下山來：黃龍洞	19

林明理	一滴寒星／河階的霧晨	20
馮冬	為一個特別的日子而作	20
古松	火般的夏日／中年如酒	20
逸雲	死亡種種	21
施漢威	深閨夢裡人	21
振嵐	所以想念也是徒然	21
任知	碎片／輪回	22
柳青青	梁祝的傳說	22
婉冰	櫻花俏影弄寒冬	22
依雯	驚喜的瞬間	22
陳銘華	雪三問／導航器	23
逸子	忘	23
文錦寧	陳年酒	23
資中華	遊丹霞山	23

## 中國民間詩刊大展 p

《中國風詩刊》	14
《大西北詩刊》	15
《第三極》詩刊	16
《遼寧詩歌年鑒》	18

## 譯詩

向明	最傷的詩人：策蘭	24
殷曉媛	(德) 布里廷詩四首	26

## 評介

向明	為苦難的記憶防腐	25
林小東	一壺湄水煮的茶醇詩香	27
林明理	“照夜白”的象徵	30
陳葆珍	一首讓我不敢再讀的詩	32
古遠清	從高準的轉向說到 臺灣新詩史撰寫之難	33
劉耀中	納巴科夫	34

##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巴黎剪影(陳長青攝)

##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楊 牧 (台 灣)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 主編：

陳銘華

##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 約)  
陳耀祖 (越 南)  
方 明 (法 國)  
西 牧 (多倫多)  
蔡克霖 (南 京)  
陳恆行 (維 州)  
塞 遙 (紐 約)  
朱彥潤 (加 州)  
資中華 (廣 東)  
謝 勳 (三藩市)  
包 苞 (甘 肅)  
王克難 (爾 灣)  
林明理 (高 雄)  
格丘山 (北 卡)

## ■千瀑

### 秘 密

我爸爸從來不說  
我也不提  
也許他早已忘了  
而我牽掛著長大  
那是黑白的六十年代  
越戰方興未艾，報上時有  
尼姑絕食和尚自焚  
晚間常有照明彈  
嗖——嗖——  
劃破夜空的故事  
那年我剛上中學  
爸爸載著我  
用他吱吱叫的老牌單車  
踩呀踩呀由堤岸  
踏呀踏呀到西貢  
為了看不會演戲的尊榮  
在一部戰爭片裡  
耀武揚威  
那是爸爸的英雄  
我的，我只願意  
把臉緊貼他背後  
歡喜於兩個靈魂  
輕輕相靠  
近時不覺，遠了  
可是天長地久？  
直到城市掛起新旗幟  
那又老又舊的老牌單車呵  
隨著滿街丟棄的槍枝  
消失不見  
直到許多年以後  
他走了以後  
我開始想起那厚實的背  
給我輕輕靠近的背  
陪我亡命天涯的背  
可我們之間從來

## ■遠方

### 七月流火

不要這樣拷逼我  
我心慌  
四十多光年的睽隔  
實在太過久遠  
無從眺望  
也無從回首  
甚至無從歎息  
只是現代的遙感技術  
自作多情  
讓人很受傷

### 熊 市

在超市轉了幾圈  
牛肉到底沒買成  
貴  
也有點怕瘋牛病  
推著小車出來  
悻悻的  
一抬頭  
旗杆上那只熊\*  
正眈眈地  
逼視我

\*加州的州旗是一隻熊。

誰也不說  
像一個秘密  
像年代久遠一部越戰殘片  
充滿光影

2009年6月11日

## ■章治萍

### 瀕臨潰滅的詞

#### 攻 訐

一位根本不知詩為何物的人  
一不小心掉進詩刊之壑  
拼命爬出來。面對繆斯  
硬說他逼錄了詩人的口供

#### 苟 合

一條清溪與一道濁水  
匯成黃河

#### 赤 化

當什麼都是紅的時候  
它沒有什麼好可怕的  
當什麼都不是紅的時候  
它全都是可怕的

#### 嘩 變

五音不全者  
在佛跟前  
吟唱《大悲經》

#### 白骨精

被強姦者說不清自己的遭遇  
便披上一件莫須有的外衣  
站在人類的十字路口  
等待嫖客。那位手拿金箍棒的法官  
總是將妓女悶頭打死

#### 擴音機

它最好的效果是——  
喊的人不知所云  
聽它的人卻懂了

2009年寄自江蘇

## 給睿睿

### (一)蘋果汁

榨汁機在響  
 你被蘋果汁的濃香喚醒  
 有好吃的了  
 快樂的湖水漫上你的眼睛

我對滴入杯子的果漿  
 仔細地查看  
 生怕有丁點的果渣  
     喂進你小燕兒的黃口  
 唉 有個人讓你來愛  
 真是幸福！

我曾經倒在人生的荊棘上  
 落得傷痕累累  
 你生下來才六個月  
 你媽媽就背著你這個小考拉  
 從山那邊 從水那邊  
 來照料我的殘年  
 有什麼親緣  
 能比得上這珍貴的同情

你媽媽買菜去了  
 我喂飽你 搖著你  
 聽你呢喃著哄自己入睡  
 你臉兒上的霞光  
     使我漸暗的天空絢麗！

### (二)捉星星

涼夏 你在我懷抱中入睡  
 是月光還是蟲鳴  
     把你的蒙昧驚醒  
 你胖呼呼的小手  
     在我的手背上輕輕地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輕輕地來回撫摸  
 是那麼愛憐 那麼溫柔  
 七十八歲的我 一歲的你  
 誰是誰的嬰兒？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夢  
 突然 你笑出了聲  
 星星聽見了  
     落在我們的枕頭上  
 你嚎叫一聲  
 爬起來要去捉它  
 可它 飛了

你倒入我的臂彎  
 一眨眼 又已經熟睡  
 粉紅色的手指  
     伸開又彎曲  
 依然是要去捉星星的樣子

2008年10月廣州

## 晚報

賭博像永遠的煙霧  
 不用告訴我們如何思想  
 只要它不散，只要它不斷重複：  
 我是水滴我是水滴我是無辜的水呀  
 走向死極，他們說比10微米小的塵粒  
 指示我們健康的呼吸的可能——  
 二氧硫磺嗎？我們最多的獎牌  
 全世界最大的殺人犯  
 比美國總統布希的紀錄還高的  
 是司機；整形手術能修理車禍落下的  
     馬鞍鼻  
 也不能逆轉，卻不能不逆轉趨勢走向死極  
 所以由100名幹部管理全中國  
 能源污染：什麼都缺——  
 缺水，缺人，缺資金，缺可耕地，缺

新鮮空氣  
 什麼都不缺——  
 多煤，多煙，多車，多人，多聰明人  
 有花不完的財力  
 鑼鼓隊，集體舞，漢字焰火，笑臉  
 在75萬人<sup>①</sup>盛大的葬禮上狂歡的  
 一定是反對派；不信就請攤開  
     反角兒的皇曆：  
 超過健康指數的三倍不止——  
 老人小孩幾乎天天不宜出行。

下賭吧！它不會自動消散！  
 有這麼多硫磺的顆粒幫襯：  
 我是水我是水我是無辜的水滴  
 肆意的水  
 盛大的水呀！  
 臺上台下到處煙霧，獎牌榜上  
 有如落日場景輝煌——  
 金樹銀花銅錢叮噹  
 下吧，下吧，無辜的雨  
 別猶豫。

<sup>①</sup>報載每年死于環境污染的國人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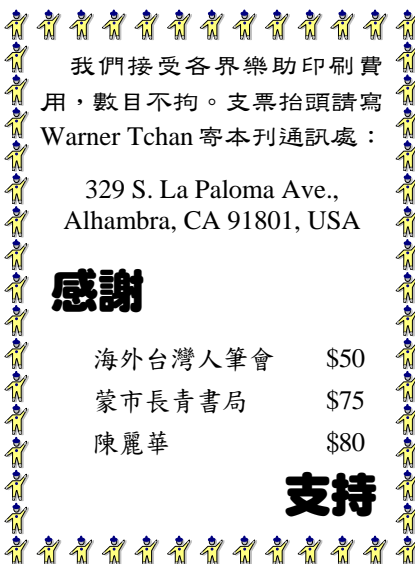
## ■非馬

### 復活節的驚喜

靜靜躺在舒適的窩內  
因母體的溫暖而更顯得  
晶瑩奪目的  
這兩顆鳥蛋  
一定是上帝藏在那裡  
給孩子們復活節的驚喜  
卻讓既非信徒更非小孩的我  
無意中發現

被我的粗手粗腳嚇飛了的  
母鳥  
此刻正在不遠處的草地上  
目不轉睛地監視著  
我

明知越短暫的美  
越可能永恒  
我還是忍不住要多看它們幾眼  
但我保證會讓母鳥  
在卵面餘溫散盡之前  
回到它的窩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 感謝

海外台灣人筆會	\$50
蒙市長青書局	\$75
陳麗華	\$80

### 支持

## ■劉虹

### 觀阿根廷《激情探戈》

大提琴突然開口驚落浮塵。世上只剩下  
紅與黑。試探，糾纏，遲疑的腿  
追逐不安份的心，走得磕磕絆絆  
直到低音鼓踏起腳尖，推舉更多的  
決絕，令冰的燃燒  
拱起堅定的曲線！而琴弦不慌  
不忙，趟過火狐的媚野——

孤獨就要追上來了。激烈對峙中  
黑鷹男人和紅焰女人更加緊密糾纏  
用身體切切私語，又若即若離  
腰臀狂甩，欲脫隊而去  
與風流一起私奔的，還有秩序  
隱忍太久的裙裾，終於  
爆出一串串大笑——

而糾纏遠未結束。自由與控制  
相互恣意挑逗，手臂與手臂  
持久地答謝與論辯——忽而  
架成小炮所向披靡，忽而  
一個挫折：轉身，回首，顧影自憐  
像是破釜沉舟前與自己辭行  
四目交織的一瞬，又重拾驕矜——

那桀驁不馴的眼神！請粗糙我們  
蒼白的情感，過於滑膩的活法  
眼前的細碎和疲軟的聲帶上撐不起的脊背  
此刻，都渴望鏗鏘一回！讓慾望  
在熱辣的腳尖上盤旋，讓靈魂  
在吟唱的肌膚下驚醒——或者讓我們  
就地死去，為了再生時真正的雄起——  
繼續搖頭，甩臀，扭身。繼續一路坎坷地  
酣暢！對生活說了多少次不，才贏得  
風情萬種，贏得這來路不明

## ■原筱菲

### 約會玉兔

總喜歡在夜裏臨窗  
背誦身後的那些瑣事  
又透過玻璃  
醞釀和星星的  
一次次謀面

白天  
我用背影抄襲著別人的生活  
在夜晚 我的心胸如水  
會容納饑渴的迷鳥

我不去猜想  
月亮的果子裏是否有堅硬的核  
枝葉繁茂的桂樹  
能否結出仙桃一樣的果實  
我無法檢驗那裏的季節  
清冷 有時只是自己  
遙遠的直覺

約會那隻玉兔  
我要把一切準備得充足  
長路漫漫  
總會與一些陌生的事物  
相遇

卻異常飽滿的陰與陽……大提琴越發  
不慌不忙。南美洲的蝶翼  
煽動東方。聽它曲線鎮定地訴說  
各成一統的合作，心有靈犀的對抗——  
聽它最終說出：愛，與激情的形狀。

2008年2月深圳

## ■向明

### 失眠

睡不著  
也就罷了

還去找來一群羊  
數過來  
數過去  
數到最後自己也是一隻羊  
混在一起咪咪亂撞

這樣不守規矩的一群  
散漫的一群  
夢境的香格里拉裡  
不是說人多勢眾，就會  
讓你們混進去的

2008/12/14

### 目前

目前，我幾乎不打算歌唱  
縱然美色當前，錦衣玉帛  
在在撩撥我結石的破嗓  
而疲於跳動的音符卻態度保留  
我也只有意興闌珊

目前，我不恣意再下山崗  
縱然山下酒綠燈紅  
無數的誘惑在亂拋媚眼  
然而時局這樣亂，景氣如此差  
我的白髮怕被誤認向誰投降

目前，我打算將詩停產  
縱然現在到處都生氣勃勃  
每一面都值得我獻上熱情  
然當啃食的蛀虫也會賦詩明志  
我這正牌詩人豈不愧疚難當

2008/12/16

## ■李國七

### 胡同

該拆的早已拆完了  
主樑、柱木和屋簷的歷史或藝術  
有些人不懂，懂的人  
不屑一顧或沒有資格在乎  
何況這些年的風雨，時光太趕  
八國聯軍、文革以及稍後的改革開放  
遺留下來的已經來不及探索惋惜

歷史的走廊，時光的街道  
青苔和塵埃都來不及積累了  
回憶嘛，等經濟起來了  
大家才開始審視大概不算太遲  
何況太多已經遺失了  
多不算多，少也不算少了

該走的人早已經走了  
海歸的，大概不是因為金融危機  
倒也不想回來了，何況  
就是金融轉向經濟危機也沒什麼大不了  
再苦的大家已經經歷過  
什麼苦難三年，什麼下放和破四舊  
鬥爭是少不了的

從三里屯的酒吧走出來  
垂憐老外的同志是少不了  
老外嘛，不是代表人民幣和美金嗎  
眼瞳看到和看不到的  
生命難道不是一次勇敢的賭博

若是有淚，大家都看不到了  
就是看到，大概也偽裝不知情  
道德和尊嚴嘛，當大家和人民幣  
作一個完整的對接  
所謂的，已經無所謂  
在乎的，已經不在意  
無所畏懼，無所不為  
難道不是一個完整的宣灌和接軌

## ■王妍丁

### 語言的毒素

我仍然願意  
視你為一朵美麗的花  
在墮落中迷失的花萼  
我不在意  
那些有毒的汁

天地多麼遼闊  
你看那些榕樹的枝條  
即使被邪惡壓住  
不能抬頭  
它的軀幹依然筆直  
思想的頭顱  
依然伸向遙遠的蒼穹

高貴永遠和高貴結為知音  
卑下只能和卑下結成同盟  
曲是直的背叛  
善是惡的真理  
這麼淺顯的道理  
螞蟻都懂

原諒我只能對你報以內心的  
憐憫  
為你躲在黑夜的靈魂 祈禱  
放下心底的惡之花吧  
放下遊戲 危險  
和揮霍

獵人早已合攏武器  
凜冽的槍管上彩虹繽紛  
一團藍火焰  
無比純粹  
寬容的神就在彼岸  
那裏青草碧綠  
羊群雪白

2009年寄自瀋陽



## ■ 嚴力

### 不必再探討

在談控色變的當代世界  
哪怕是和平的五項原則  
登機前也必須托運  
所以  
東西方交流不保證更文明  
與國際接軌不保證更宏觀  
男女一起不保證必然幸福  
不離開故鄉  
不保證更愛那裏的山水  
還有熱愛權力的每屆政府  
在即將下山的位置上  
不保證鬆開手中的地平線  
還有  
還有很多事情不必再探討

2008

### 終生遺憾

文革所消費的驚嘆號與墨汁  
改造出很多的毒草和冤案  
文革所消費的榔頭與文物  
改造出很多像章和寶書  
文革所消費的資源與人才  
改造出很多沉默和遺忘

文革所消費的紅布  
把整個中國都包起來了  
如此牛逼的現代藝術偉績  
盡然全部奉獻給  
四個僅僅幫了倒忙的人  
歷史為此而感到終生遺憾

寫于 1979，改於 2008

## ■ 秋夢

### 四重奏

Old stone to new building, old timber to  
new fires  
Old fires to ashes, and ashes to the earth  
—— T.S.Eliot

#### 1 舊石建新樓

最後你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

不問你過去的歷史  
在洪荒在荒原或在沙漠  
滾過多少苦難的日子

不問你臉上  
曾經掛過多少蒼茫  
積壓過多少冰雪

如今只看這探天的雄姿  
無須去問你的出處

#### 2 舊木燃新火

無論你是從莽莽神州走來  
或是從非洲的黑人國土  
移民或非移民

或者你只是一樞枯木  
漂流過海  
偶然被潘朵拉垂愛  
引火焚身

你犧牲了自己  
卻化為新火

#### 3 舊火成灰燼

曾經在玫瑰城中醞釀  
千古以來的熱血  
已為黑夜熬盡

在時間的舞台上  
你是個光明使者

浴火的鳳凰可見證  
圍城時一隻火鳥可見證

## ■ 黃奇峰

### 厝邊的菜園

兒時鄉梓厝邊的菜園  
不時浮現在自己的敦煌腦壁  
祖母姑姑早晨下田的身影  
栽種除草施肥的辛勞  
魔術了滿園的青翠嫩綠  
燦爛了桌上的甜美歡顏

我最愛看冬瓜成長  
抱著沉甸甸的汗水結晶  
我也長超出了少年  
菜園祖厝被紅色浪潮淹沒了  
巢毀鳥散  
祖母仙遊香港  
姑姑老邁楓葉國  
我終老天使城  
弟弟落戶多倫多

半世紀後故鄉的菜園  
記憶中僅能見

你一直把光擎傳  
在永恆的一端  
會不會成為灰燼？

#### 4 灰燼歸於土

所謂輪迴  
必然要先成為灰燼

所謂新生  
必然要先化作泥土

所謂光明  
必需走過黑暗

所謂永恆  
必然在時間的頃刻間存在

2009.7.17

## ■ 秀陶

### 有個早晨

我坐在窗前，太陽正盡職地、絕不偷工減料地烘著，要把一切都烘成道道地地的，貨真價實的夏天。我閉上眼，什麼也不想看；但我無法閉耳，只好任來去的車輛用雜音欺壓擠迫那幾隻清秀的鳥歌；胃正忙著消化早餐，把鐵觀音、起士以及凍肉攪得一塌糊塗不成形了。這還只是一部份的我，至於大部份的我這時去了那裡？別問我，我也不知道

退休了，最好的是不必再在定時去到定點作一定無聊的事。現在的我可以在不定時，不一定的地方作些不一定會有趣的事。這分別一時三刻也不大容易說明白

也不知是怎麼攪的，認識的老朋友愈來愈少，不知名姓的陌生人越來越多。另外有些東西又一分一秒地在減少，比如說壽命；有些東西又一分一秒在增加，比如說年齡

這世界真有它的妙處，活了這麼久還是不厭，還是不想離開

Jun. 2009, L. A.

## ■ 謝勳

### 去貪去瞋去癡

—— 訪東大寺有感

我悄悄揪住  
那片刻冷凝的孤獨  
找一處角落的黯淡  
沉澱方寸間的雜蕪  
靜靜  
抬頭望著你

佛啊  
你千百年來的坐姿依舊  
而因你心中之痛之不捨之世間愁  
大慈大悲  
從指間汨汨  
湧出

失神的女子在合掌  
世事滿臉的老者在燒香  
我只祈願  
山林，讓我的心翱翔  
任風雨雲霧  
去貪去瞋去癡

## ■ 于中

### 前往；後望

向前看  
我摸不到舊詩的方向  
而往後望  
它卻趕著要登場  
新詩已擺在  
網上的桌子上面  
我還是要自投  
那張舊網  
那張已撕爛了的網面  
平仄則不鳴  
不平更難明  
檯底私下作交易  
打油抽水出韻詩  
一臉茫然  
前往；後望  
都是詩的方向  
不如網開雙面  
讓我獨立  
讓我自由  
即使難登  
大雅之堂

7/1/09 寫於休士頓

## ■ 李斐

### 在酒樓遇上關二爺

盯著面前這碗  
飄著煙的銀芽鮑翅  
就是不敢張嘴動匙  
固然因他是姚明的“粉絲”  
拒吃魚翅擁護者兼環保  
其實最怕那柄青龍刀  
當他抬頭目光相對

眼角那還不甘下垂  
就像割魚鰓這般  
他能不怕頭顱被割下  
口是心非的人  
關二爺饒過了誰

09年6月28日紐約



## ■伊沙

### 無題 (14)

第一周  
報上說我是個騙子  
周遭的人們  
神秘兮兮地望著我笑

第二周  
報上說我不是個騙子  
周遭的人們  
全一副很掃興的樣子

第三周  
報上說我是個君子  
周遭的人們  
像出土的兵俑一樣緘口不語

### 無題 (15)

人不是被打死的  
人是被冤死的  
在某一瞬間  
我的心沉入  
文革的黑暗  
大明湖底的黑暗  
汨羅江底的黑暗  
五千年的黑暗  
黑暗黑暗黑暗  
吃人吃人吃人  
人不是被打死的  
是被人先塗黑了  
(像抹上作料一般)  
然後再吃掉的

2008年寄自西安

## ■彭國全

### 旭日

趁此漆黑不見五指  
天地深深擁抱在一起

看天邊那個熱吻的唇痕  
光熱源自殷紅的愛

### 紅櫻桃

一樹古典美人小口的  
櫻桃  
赧顏，憐愛在色彩深淺不同中

有一顆熟透的櫻桃  
不為秋色所染，別具風韻  
我踮起腳雙手勾下樹枝  
猶如抱住腰肢  
情不自禁啜了一口

啊，櫻桃，一個柔軟得出奇的吻  
是如此清甜芳香的紅唇  
情同深潭印月  
留住清輝，任得清流瀉去

### 花粉症

美國的花，情竇一開  
花蕊就風騷得  
花粉飛揚，脈脈傳情，遠近勾搭

叫春聲此起彼落  
毫無顧忌  
大肆濫交

既然如此顛狂

## ■蔡可風

### 焰火和粉塵

從羅布泊揚起的 六十年代的原子粉塵  
為東、西方兩個陣營的冷戰加了溫  
那片紅色的江山裝點進核子的大國  
回收的驕傲

需付出七億個黔首的飢與寒

填寫歷史的金漆，只充塞在  
帝王侯的功勳  
史冊、何曾留下六千萬餓孚的  
詛咒和淚痕  
更何況那被隱藏了四十多年的神祕痼疾  
那群為驗證核彈威力而暴露肉體的大軍

是掩蓋 還是忘卻了鄰國的教訓  
或許、飢寒的侵襲永不威脅得到  
慈父般英明偉大的金氏王族的代代傳人  
只殘存著半壁的三千里朝鮮半島江山  
以核能來製作炫耀宮庭之壯麗的焰火  
或許是廿一世紀載入珍氏年鑑之最珍

2009年7月於紐約

為什麼還小心眼  
以為被偷看  
故意弄得人眼睛發癢  
淚水模糊  
以為背後說閒話  
一張口就卡住氣管  
迫著打噴嚏

美國性開放，不足為奇  
花假正經，還裝蒜

2009年7月6日讀劉荒田〈花粉症〉  
詩，一時詩興而作同題詩。

## ■杜風人

### 按摩院

學生網上問老師  
紙筆硯墨抄寫書本報紙雜誌  
這些字眼兒 是何解

網中的老師回話 再生垃圾場  
正在分類處理 那是環保問題

你只要摩摩按按 疏通筋骨  
古今山水的血脈經絡  
如掌紋中物也

### 按摩師

按一字成詩摩一句變詩人  
三句 揚名天下

現代盛唐方便面 李白斗酒  
吞吐三百碗 杜甫說的

名氣關節酣暢  
又痛又快  
一網詩絡  
不亦爽哉

2009.6.24

晨昏路上人影稀  
淒寒七月仲冬  
早將墨爾本街景變成  
幽靜蕭瑟又寂寞的畫面

家家園圃展顏的繁花已凋零  
庭前那棵老櫻樹  
在冷寒刺骨的風中  
竟急不及待冒出纍纍花蕾

驟然爆發美艷的花姿  
一朵朵次第旋開  
像夢像詩又似畫  
奇蹟般在寒冬中輕舞

綽約婀娜的滿樹櫻花  
誘我惑我引我迎我  
縱然霜凍難當也忍不住  
早晚到前園觀賞花的笑意

春姑娘蒞臨尚有兩月之久  
櫻樹就提早傳遞春的訊息  
用粉紅塗抹仲冬蒼白的姿容  
預先散發春天濃濃香氣

望著窗外那棵迎冬櫻花招展  
寂寥的心居然也漸漸溫熱

2009年7月10日墨爾本仲冬

## ■心水

### 迎冬櫻花

## ■陳國正

### 雜花野草

剛懂得上妝就急不及待  
吹噓  
唾液橫飛  
為自己造  
秀

### 鍍金

幾番擦呵  
擦了擦  
勁頭十足  
妄想加工  
包裝自己一次  
大變身  
意圖升值攀附  
權貴

2009.7月寫於越南

## ■林小東

月，今晚在紅燈綠酒中  
醉成長長的路  
我揹著它一路回家

讓月，在窗外  
吐出滿地蒼白心事  
然後  
再對著一夜不語的單人床  
昏昏入睡

至於一地心事  
讓黎明收拾吧  
它會和著一夜數也數不清的夢  
一起裝入爬滿慾望的公事包裡  
重新出發的時候  
陽光，又笑在臉上

2009年寄自越南

## ■陳葆珍

大黃窺看染缸中  
那裏的寵兒一身紅  
工匠見他來  
吆喝：滾開  
黑的要染紅  
白日做夢

## 本色

大黃來到異域  
那裏的畫一片雪  
畫家見他來  
冷嘲：請回  
染過紅的想漂白  
要換骨脫胎

大黃冷對風雲過  
大笑：我就是我  
天生就黃  
既不染色更不喬裝

編輯先生：

承蒙讀者指正，貴刊第112期刊登之拙作〈紐約街頭〉下鄙人之注析有錯誤，《賣火柴的小女孩》作者應是安徒生，非莫泊桑。虛心接受讀者賜教，深刻檢討自己不正之學風，并為此帶來貴刊之損失深表歉意。請公開此信。致文安

陳葆珍 2009年6月30日

## 月醉在紅燈綠酒中

■夏野

## 大盛宴

花園內，萬花似錦鳥語花香  
滿漢全席，貴賓們擁抱笑聲  
座位沒有標誌，請！請！請！  
斑斕色彩的狂歡狂吼狂舞

大河蟹大河蟹擺滿每張筵席  
通紅的，肥胖的，壯實的，鮮美的  
最具有生命活力的大河蟹呵  
一個個都在向客人甜言蜜語——

花園的大門砰然關閉  
園外人，鬼哭狼嚎惶惶然  
把生命吊在綠蔭下  
時而詛咒！時而怒罵！

大河蟹——注定是貴賓們的天使  
大河蟹——注定是醉鬼們的佳餚  
沉默是萬物之間時空的星火  
誰贈予園外人盛筵的美夢

## 黃昏後

誰能告訴我，你怎樣下沉？  
蒼老的光輝被海水吞沒  
浪花日日夜夜親蜜叮嚀  
被人忘卻的邊緣多麼美好！

比雪花融化的枯草格外馥郁  
我，自身殘存的光線  
像衰落在山峰的溝壑中  
悄悄地被山谷遺忘

訴說著自我孤苦伶仃的小醜  
為了相愛者不朽的和諧世界  
損耗著享用不盡的貢品  
貧民們失落了高尚的靈魂

■刀飛

## 風雨天

一大片雲  
從西邊跑來  
一下子  
黑起了整塊面孔

然後  
天地都昏暗了  
籠罩在  
世紀末日的驚惶中

雲  
乍然嚎哭起來  
淚光閃閃  
偶而大聲唬叫  
簡直是  
撒野

我騎鐵馬經過  
傾盆的淚水  
在風的煽情下  
灑濕了  
我全身的衣衫

路在前方指手劃腳  
快  
衝過這街口  
一片屋簷  
正等待  
我去乘涼

2009.6.29 寫於越南

你們——是大江大海的喧聒  
你們——是壓抑下的寒風冬雨  
一切——都是你們痛苦的呼喚  
處女地——開墾是芬芳的愛情

2009年7月10日於新澤西

從夏天走來  
每一朵花都累了  
迎春合歡木槿——離開  
舞臺 短暫的空白  
冷 不緊不慢的靠近  
放下拘謹的黑頭髮

我今天做一朵菊  
新近落了的葉子  
等待路上的雪花  
菊 充實得忘了寂寞  
賞菊的看客  
多麼理智的沉默  
掏出三五元  
菊的心事就被誤讀了  
冷 一環一環的包圍  
菊也選擇不言語  
越來越冷……

## 屋頂上的貓

七月的某個夜晚，沒有雨  
月的輝光閃閃爍爍，星星眨著眼睛  
寂寞，此刻像一隻奔跑的馬車  
載上我，回到遠山後面的村莊

距離午夜還有幾個時辰  
鄰人們習慣蹲坐在門口的青石板上  
搖晃的蒲扇沒有絲毫心事  
走過來溜過去的黃狗不知疲倦  
少年做著遊戲，樣子認真

在藍汪汪的天幕下，在平靜的大地上——  
無數的貓閃著發光的眼睛，俯視人間  
仰視蒼穹

貓，也不去嘗試人類的語言  
人類，從來不會去理會貓的悲喜  
屋頂和貓無聲的存在著

我來不及表達什麼，靜悄悄的了又回……

2009年寄自秦皇島

## ■ 達文

### 偶 然

黃昏  
交叉路口  
下班時分的汽笛  
雨後的路面開始乾燥  
黑暗降臨之前的樓群間一陣清爽  
是一整天繁忙停頓片刻  
思考生死的機會  
而車輪狂轉  
一瞬間鎂光燈照亮廣場  
玻璃門透明得分不出內外  
界限模糊的進出空間  
夢與夢的邊緣  
情緒交錯有如浪花或者碎冰  
城市般沉寂起伏  
壓抑不住的聲音沿著夜色入睡  
溫度遠去的冬天裹著種子塵封

### 後 院

關上門我知道我已經回還  
後院的草沉默的更像風霜  
卷起袖子  
往無限鬆軟的草叢深度探進去  
撫摸土壤

我的手還在顫抖  
我願意  
從此爬行

### 歌

沿地平線滑下去的是無邊靜默  
從遠到近  
暮色把公路壓得坎坷起伏  
塵埃  
黃昏後跳躍的音符  
敲擊夜空

## ■ 步 鴿

### 夏 苦

到了第二十七年的夏苦  
她依然不為受傷所動  
不停地去愛，出於堅硬的純真  
對於幕後的那些發生——  
給她的愛情轉向了別人  
親人不在她眼前死去  
——統統留白不究

在蜜蜂吻花、心事初開的年齡  
她來過那在他們身邊打開的世界  
把自己留在一個杯口的濕印裏  
一團坐暖五分鐘的椅墊上  
和信末署名部份的留白裏——  
就讓天空以星光記住她一秒鐘  
她是無數次閃爍中的一下

在那些同樣平凡而精彩的人生之中

### 猜 流 年

她在陽光下笑著老去  
在梧桐樹下哭泣，多少年  
淚像飛速的雨水劃過動車車窗  
夾在玻璃、天空、田野和流年間

這樣的雨，是要把天空落空嗎？  
在鐵樹開花的稀有的七八月  
打濕了鳥羽般的她的睫毛，為  
自己的命運投下同情的陰影

童話的天池裏有一世界的淚水  
她哭去自己那一份，還不夠  
必須有人因為缺少淚水而歡笑  
那些她愛過的人，讓她一次次死去

所以不再害怕活著  
以玫瑰煮詩，帶刺一同飲下  
把往日的自己連同灰塵一起掃掉

## 背 後

你看得見一切。但看不見背後  
背後是飄忽的影子  
影子藏著一雙眼睛  
眼睛藏著一個秘密  
手摸不到 心猜不著  
無腳的鬼魅 落地無聲  
在背後揮鞭 皮肉無痛無損  
心卻暗自滴血  
背後有牆 剝蝕斑斑  
我轉過身 推倒牆  
牆的背後 是一個  
被黑暗浸潤 被陽光佈滿的  
上帝  
正微笑著 給一群虔誠男女簽發  
飛向天堂的通行證

### 晝夜之間

從左耳進 從右耳出  
瞬間 便磨出多少時間的粉末  
陰極與陽極在顛中接火  
腥血洗淨了骨頭上的傷痕  
一百年航程 一夜抵達  
歷史日漸舊去 但尚在發白發亮  
船帆升起抹掉二十世紀  
最後一縷晚霞

心中巨獸 撕開心的囚籠  
看雙塔灰飛煙滅  
威尼斯運河一夜患了腸梗塞  
此路難行啊 奈何？  
變身一隻沖天大鵬  
撲進雲霧雷暴  
帶電的身軀 成了  
連接天地的一根導線

時光之河遠了 生命之河來了  
飛行，飛行，晝夜之間  
徘徊在太陽宮的牆外  
撿到一粒火星 轉眼  
便成了化石 輕輕叩擊  
有聲 有熱 有光

## ■ 唐 德 亮

### 漲 潮 的 山

## ■桑克

### 冬 日

天將繼續冷下去，  
或者繼續熱下去，  
與你沒什麼關係。  
雖然冷使你的臉色發白，  
熱使你的臉色發紅。

談論天氣的嗜好，  
你不必堅持，沒聽說  
誰在堅持吃飯，逛商店。  
她當然不是厭食者，  
而你必須聲明你不是僕人。

將紅紙或者綠塑膠  
裁成桃子形或者心臟形，  
再以細鐵絲纏於枯枝之間。  
冬天看起來五花八門，  
但對你的近視眼來說卻是白費。

太陽紅過，落山後  
堅持讓天色白了一會兒。  
你沒注意。  
燈迅速頂替了太陽的工作，  
使你順利地忘恩負義。

快樂是小東西。  
爛肥皂劇，或者一個冷笑話。  
而淺薄者之間的辯論，  
讓你討厭。笛簫聽起來  
輕浮地在水上漂著。

羞愧，自責，  
你想把一生都改了，  
好像塗塗抹抹的泥牆。  
但是罪仍在原地  
——你活著就得祈禱。

2009年寄自哈爾濱

## ■紅雨

### 父 親

記憶中那條上坡的路很陡很長，  
起點是半夜你匆匆帶上的家門，  
終點連著醫院急診室昏暗的燈光。  
每次我總伏在你寬厚的背上，  
夜風中，  
你的體溫  
透過厚厚的棉襖  
融化了，我兒時病痛的呻吟，  
那時你是我的藥，不苦還透著甜。

還記得上學前，  
你偷偷塞給我的幾張紙幣嗎？  
回家路上經過的小雜貨店裏  
可以買好幾塊糖吃呢！  
每次你總帶著狡詰的微笑，叮嚀我：  
別告訴媽媽……  
那時你是我的夥伴，  
我們拉著勾永不背叛。

我是你的女兒，你最寵愛的小女兒，  
從小就愛驕傲地說：  
長大了我要當一名作家，像我爸爸一樣！  
所以——  
我會把鄰居家的小孩打哭了，  
被你拉著去陪不是，卻怎麼也不肯低頭。  
還會在不及格的考卷上  
用顫抖的筆簽上你的名字。  
甚至半夜爬圍牆回宿舍，  
只為和同學看一場電影——紅高粱。

有一天，我長大了，  
突然發現你成了我的繩索。  
我撲騰著翅膀，  
費了好大的氣力，  
終於掙脫了你的牽絆。  
飛到了最南方，  
那是我能飛到的

——祭岳母大人後與妻  
墳場等公車下山

眾碑皆靜  
唯  
天地有聲  
  
青空白雲  
見  
群鳥盤旋  
  
蟬鳴處處  
唯  
綠蔭疏掩  
  
車速徐疾  
見  
心事猶亂

2009年寄自香港

## 冬 夢 唯 見

離你最遠的地方。

突然，天空變得好擁擠，  
五彩的霓虹燈刺痛了我的眼，  
我跌跌撞撞地擦傷了翅膀，  
最終竟還是落在了你的背上。  
你拍拍我身上的塵土，  
什麼也沒說，  
捧著我爬到高處，  
把我放飛到更遠的地方。  
從此，我再也沒有迷失方向。  
因為，有你的目光為我導航。

今天，我真的長大了，  
不再四處流浪，  
像曾經的你一樣，  
成了一對孩子的肩膀。  
而你仍在我的身後，  
拿著一把傘，  
隨時等著下雨的時候，  
為我們撐起一片陽光。

2009年寄自上海

《中國風詩刊》

組稿：黎凜

■河東

布拉閣

當想像一步步地退卻  
我與布拉閣之間的距離  
又遠了。一輛大貨車嗡嗡地擋住了  
我的視線  
又遠了，陌生的布拉閣  
在河濱路L號，  
布拉閣長成了小城唇上的一顆痣  
左邊的五金店和右邊的同學電腦  
像一個成長的乞丐和一個唱山歌的人  
他們忍心偷看，  
他們想看布拉閣出閣  
布拉閣成了一道風景  
或者說成了別人眼中妓女一樣的風景  
在河濱路L號的對面  
我想起了柳永擦上胭脂的詩  
怎樣被不同的時代書寫  
我想揭下面具走進去  
坐下，等待侍者送上一杯苦味的酒  
一邊淺飲，一邊偷窺

■黎凜

母親生前為我  
做的棉布鞋

至今，它還在我的衣櫥裏向我不停講述

故鄉的農事，桑麻。千里之外  
棉朵舉著潔白的光芒，映亮母親  
褶皺的額，溫柔的臉顏  
縫補生活漏洞的烏黑的手

在一場盛大雪景的遙望中  
識字極少的母親坐在炭火邊，手拿針線  
掂量農耕文明與親情文化的分量。

五千多年了  
五千萬年了。母親的心沉甸甸的，手  
一點兒也不發抖

靜坐在時間之外，母親心中的火焰  
越升越高。老花眼鏡的鏡片上  
一片飄落的雪花悄悄地消融  
千里之外，母親看見我穿著她  
手上的棉布鞋  
踩過堅冰，返回悲苦的村莊

它越來越有著釘子一樣的光澤  
釘子一樣直逼瞳孔的鋒利  
夜色中，它生鏽的部分  
時時裸露陳年的  
傷痛

■左岸

雪中的拉車夫

現在他的敵人很多  
西北風，暗夜，大雪沒踝的道路  
還有車上的我  
都來消耗他的熱量，但他並不在乎  
只管低頭朝前拉，從他嘴裏吐出的氣  
越來越白。高大的建築群

黑人一般的行人樹，都被他甩到身後

不料前面發生事故，馬路擁塞  
他無法再行，便不好意思和我  
中止了合同  
我把十元錢遞到他手上  
在他抬頭回絕的剎那，我看見  
他眼睛裏有一塊鐵的傷疤

■雨典

此時此刻

風停了 停了好一陣子  
雨才下 一下就猛  
秋天的寒冷冷乾了好幾朵雲  
掛在拂曉的天空

這裏是人工草場  
山的腹地塗滿了涼色

我們可以坐下來  
或者再走走  
看風還會不會來  
雨能不能停一陣子

兩隻小小麻雀  
擠在一起  
把天空的隱晦給擠落了一大塊  
天就暗了

## 《大西北詩刊》

組稿：旱子

### ■知閑

原名閔傑，1985年出生，甘肅慶陽人。著有詩集《在卡夫卡的樹上》和長篇小說《走在青春的泥濘中》，2006年9月創辦《大西北詩刊》。現居東莞。

現實書之四：

## 天橋上的少年

廣場，一對青年正在上演  
長長的巴黎之吻，天橋上搖擺的破碗  
熱切的乞求著同情的紙幣，飛速的  
紅色法拉迪越過行人的視野，一位  
老人呻吟的疼痛，穿過手術室

抵達產房

放風箏的少年忘記了，口袋裏  
鉛球的重量

祖輩的夢想被拋棄在城市的荒角  
漏水的教室，漏出許多災難的病歷  
充滿渴望的雙目，在對視的蒼涼中  
逐漸映出一隻木魚的樣子

### ■鄭國防

筆名嘯桐。中學語文高級教師。已出版《熟讀唐詩的月光》等五部詩集。

## 一生成河

一夢化蝶

你從古老的傳說中翩然而來

途經詩拔節的旺季

便愛屋及烏

愛上春天的守望者

一詩定情

他研磨清香淡墨

傾盡一生的才華

在縱橫交錯的經緯度上

為愛跋涉

一心向雲

他們仰望蒼穹

舒卷歲月的夢想

期待著曙光與斜照

朝朝暮暮為靈魂上色

一生成河

在水湄永久定居

聆聽奔騰不息的同一首歌

他們種下嫋嫋的炊煙

等待來年收割

### ■南岩

常用筆名 fish 魚等，生於1985年。  
《大西北詩刊》、《颶風詩刊》的編輯。

## 我為什麼不是詩人

一個玩弄十二月的農民，我不是詩人  
在一個吃完上路的七月，我拜訪了畫家  
油墨濺濕我的褲腳和女模的身體  
阿健死了，八月的一天寫下一行詩  
“餵養母親的人，日子必將在黎明的  
露水裏！”

接著扣緊我的腰帶，手絹漂浮在油桶  
報紙上招聘的數字扯出一包包泡麵  
開水在十月一盆盆的葉子上，一月

正好撞見

我的親人，跳過十一、十二月

紫色的嘴唇

在晚上，繞著車站的橘色塗抹著我  
沒有一點顏料

直到一幢陽光揪住我的耳朵

二月坐在空地上剝去厚重的衣服

像一隻出生的雞崽閃出了腦袋

那個早晨，丟失所有的朋友給三月寫信

啊！署名：南岩。

四月落在草綠的鞋帶彷彿留下一些故事  
躺在第二天的橋洞抱著空碗

以五月命名的幸福竄過一排玉米地  
我在左邊，太陽在右邊

也許有一天我會縫製六月的三天，  
輕輕地安放

用十三月的出生走下一條路和每一個人  
結交朋友，慶祝他們的一件小事

### ■駝鈴古道

## 繩 結

父親不知道一根繩子和一座山  
誰的命更硬，甚至沒想過  
就像一大捆苜蓿突然散落  
父親身後迅速積起一座山的形狀  
繩頭搭在一起，縮結，一扭腰，  
咬著牙繼續走  
其實父親知道一根繩子還能不能縮結  
但我聽到的至多是一聲自言自語

### ■余子愚

生於1986年5月，河南人。寄居洛陽。現為《大西北詩刊》編輯。

## 抵 達

從這一刻，內心的河流開始抵達  
神秘的處所，河水是虛構的流動  
河岸是幻想的構成，內心的潮湧  
無聲的飛蛾，暗夜裏追逐燈光  
從這一刻，秋天的落葉開始抵達  
寬廣渾厚的土地，樹葉是幸福的  
眷戀一年一度的時光，三百六十五天的  
期盼，秋風吹冷了季節，迫不及待  
從這一刻，我憂鬱的目光開始抵達



穿越時間的空洞，記憶是一種失落  
那年的你我，無憂無慮的童年  
少年的輕狂，一諾千金的好時光  
從這一刻，我拙劣的文字開始抵達  
一個人幽暗的內心，靜水流深  
理想主義者的境界，黑夜裏，遠去的人  
開始歸來，他們說我早已抵達

## ■楠廷

1984年生，原名強維富。現為《長白山詩報》特邀詩評論員、《長白山詩報》版主。2007年在中大“沿路走來”徵文大賽中獲三等獎。

## 寫在上蘭

月光流進靠著爐火的窗口  
火爐上，水壺聲聲  
望著她靜靜地走來  
我和屋簷下酣睡的小鳥  
一起  
悄悄寫下了  
這與未來有關的回憶  
十二月的蘋果林間  
沒有幼鳥的啼哭  
她柔和的、來自某個安靜角落裏  
飽滿的眼神，淙淙劃過  
院子裏  
我涼曬的衣裳  
一個長滿記憶的季節，遠方的夜空  
星星安詳而靜謐  
她佝僂著身軀，頭髮花白  
微笑著撫摩我長出的  
第一顆牙齒  
忘記了遠去的草甸  
七彩田野的裙擺  
隱忍難以言語，失氧的喉嚨  
彼此的思念在這裏慢慢相互掩蓋  
一天又一天

一個冬天  
白樺林裏長滿兒時童謠的石子  
脈脈地恬靜於唯一的油彩  
靜靜地，靜靜地  
直到爐火把時間燃盡

## ■旱子

## 北方抒情

這樣的時刻，一堆灰色的廢墟  
生機早已滅亡。人群像水流般湧來  
黎明前的大火被黑色徹底顛覆  
有人聽見秋霜上的卜辭  
在雜亂的瓦塊裏看見昨天的陽光  
比青草更青的藍天之上  
靈魂被捆綁著走向遙遠的未知的垭口  
而不遠處，那些平等的饑餓在收斂  
顯得有些倉促、慌亂。殘忍的季節  
寶貴的溫暖在所有人的頭頂被瓜分  
一種暗喻迫使人類接受燥熱的洗禮  
東方的地平線上遠古之火在天空中  
熠熠生輝。退卻的道路在破敗的瓦礫  
上  
呼吸急促，彷彿一派荒涼由此產生  
而這一個怎樣的時刻巨大的天籟  
在最為悲傷的深秋想到記憶的純粹  
當人群坐在離陽光很近的屋簷下  
風聲很猛 遙望大地上荒涼無比  
在最早的一場雪到來之前流下眼淚  
把自己歸隱於夢境中的村莊和  
淡淡的暮色中  
這是廣大博遠北方最後的抒情和呼吸  
黑夜在比遠更遠的地方降臨 寒冷  
如永恆的民謠在北方大地被來回傳誦

## 《第三極》詩刊

## ■劉誠

## 接下來是黑夜

接下來是黑夜。接下來  
神性之光在大地上漸漸熄滅  
接下來黃昏的眾神離去  
接下來天堂的盛宴重開。而人們  
仍將出發  
沒有道路；黑暗當前  
唯有堅定的人能夠找到出口

接下來是黑夜。接下來  
我把太陽想像成一輛黃金的  
三駕的馬車  
從天空的高處急馳而來  
從天空的高處絕塵而去  
一路上發出刺耳的怪響  
懷抱鮮花和乾草的人三個、或者五個  
把黃金的馬車緊緊追趕

接下來，我開始構思一部傳世的詩篇  
在神性之光漸漸熄滅以前

## ■十品

## 水鳥

曾經一聲清脆的鳴叫 就可能  
讓所有水中的魚類  
驚出一身冷汗 迅速尋找  
藏身之處 然後水面上  
空空如也 安靜的只有一隻  
小巧的昆蟲滑行而過

那是水鳥嗎 我們看到的  
已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水鳥了

那種長著翠綠色羽毛的精靈  
那種從天而降 在水面上  
激起漂亮水花的生命  
忽然變得那麼稀少那麼罕見

圓睜著永不熄滅的眼睛  
彷彿這個世界就是一場夢  
即使夢醒了 也似乎沒有  
離開夢的黑手 仍是那隻水鳥  
在天空盤旋在枝頭小憩  
可靈魂卻深深地紮根在我的記憶裏

## ■ 夏雨

### 我不得不按捺住 一顆沸騰的心

二月還沒有過完  
雪花再次飄下

以前，我當它是對我的讚美  
現在，我當它是對我的教誨

以前，我試穿過很多漂亮的衣裳  
現在，我在最後一塊布上  
丈量尺寸

## ■ 曹英人

### 悲歌之七：使命

天啊！到現在，誰還願用五千年的厚  
重來吟唱這個混亂而麻木的時代呢  
無邊的斷裂從歷史的涯涘返還到我們  
身上，讓我們為糊塗的現在傷嗟哀歎  
局限於自身的窮途末路，在不可能的  
地方尋找神秘的介面  
好把詩渲染的人們重新喚醒，再次嘗  
到自由吟詠、舞之蹈之的樂感……

全民皆商！這極大地攪亂了神農氏的  
宗籍之井和我們內底的血緣  
莊稼不再是耕種的莊稼，百草仍然要  
品嚐，人世的改變屢屢讓我們驚歎  
難道對詩意的愛仍然是一種不可動搖  
的力量，還是讓位給了安居的實踐？

是的，人們的追求已經變了——誰還  
在歲月的更聲裏踢踏留戀  
好像夜晚仍在，寂寞從四面八方蔓  
延，壓抑的歌聲突然吊起  
一茬高過一茬，在驚醒的酒吧和狂亂  
的大街或者鄉村的小路綻開最後的禮  
花

替代品！如何在心靈的田野紮下了根  
芽？是什麼力量讓心快慰不安  
好像永遠不過癮，無論是什麼總能  
隨緣地捨棄——儘管愛  
永遠地將我們俘虜，不論以怎樣的方式，  
但請把我們帶到夢想的田園……

## ■ 原散羊

### 獨自演奏的梯子

那些美好的事物  
似乎並不重視秋雨的道德  
漂浮或者墮落  
無論是整條河流還是單一的淚水  
但，卻不肯伸出手來

那些近乎無聊的對白  
上句與下句之間沒有任何意義的梯子  
它們卻建構起了現實的大廈  
——我們相互理解是這麼容易

還是作美好事物忠實的觀眾  
並不因為傷心而否定那些  
簡簡單單的激情  
頹廢燦爛，慾望燦爛  
像荒野裏的任意一棵樹，無法自拔

為什麼要找一種獨門心法來  
平息這場孽焰？  
這場遲來的煙花已經可以獨自演奏

它是意義的梯子  
我們只是被命運玩耍的對白

然而，  
不肯伸出手來，卻又相互理解  
這是多麼難得  
輝煌的演奏仍然繼續  
骨頭裏的水聲拾階而上

## ■ 施瑋

### 光的手掌

舞蹈的山巒，忽遠忽近——  
光芒，托著我，在海面行走  
浪上白色的大鳥，海洋的歌者  
太陽，是巨大而溫暖的手掌

我在上帝的掌中行走、吟唱  
在這的掌中，死去又重生  
和宇宙一同——回復嬰兒  
這荒誕的夢想，因一聲呼喚成真

重新體味子宮的溫暖  
恢復對生命細緻、新鮮的敏感  
靈魂，在父的掌中，花蕾般  
緩緩綻放。盛開。  
裸露嬌嫩，承受天傾祝福

光的手掌，平穩而堅實，托住我  
把苦澀的海水與我隔開  
光的手掌，天空般燦爛，罩住我  
如父親的膀臂、母親的懷

像一顆植物般呼吸，自然地欣悅  
呼吸大氣層之外聖靈的光芒

天父的手掌是我的眼鏡，透過它，  
看見宇宙中昆蟲與星辰的舞蹈

萬物都在訴說造物主的榮耀  
美妙的音波充滿空間、充滿海洋  
也遊走在我曾經寒冷的骨中、血中  
我與萬物傾談，形同姐妹兄弟

## ■野鬼

# 上升

你，高大、邪惡、典雅、憂鬱  
猶如雪豹，猶如新月  
我的女巫，我的蒙娜麗莎  
在你鬱怒而神秘的目光下  
我願挨上優美的一刀  
我願化作灰燼一堆  
獨自枕著青山綠水  
傾聽你無字的懺悔  
梅，我會站在地獄或天堂  
看你如何收斂紅唇的鋒芒

不，在時間的風暴中心  
我，一個自由詩人  
於墜落的瞬間，倘若拒絕  
上升，必將死無葬身之地

## ■南鷗

# 時間的皺褶

從最初的石器到斷代史的扉頁  
一位死者的初吻，悄悄潛入一部史書  
病毒從血液進入春天的肺部  
柳條像少女的細腰漫天飛舞

穿越一部史書的黃昏

看見皇妃和宮女住在聖旨之上  
聖旨藏著幽深的皺褶  
金戈鐵馬的故事和古老的戰場  
被悄悄隱匿  
金碧輝煌的宮殿刻在一片嫩葉之上  
可是上下五千年我深不見底  
樓宇統治著天空  
黃金的內部匍匐成群的奴隸  
綿延的廢墟此起彼伏

白玉的石階露出受傷的臉  
哲學和詩，如兩塊斷碑只剩下殘骸  
時間如巨大的胃蠕動另一種黑暗  
而所有的光，只剩下灰燼

## ■古島

# 悲 愴

我可以忍受孤獨  
但我無法忍住悲傷

黑暗像時間一樣  
無邊無際  
無始無終  
大地如此荒涼  
如此蒼茫  
河床上堆滿了  
奇形怪狀的石頭  
洶湧的河水  
只能在心裏  
默默流淌

## 《遼寧詩歌年鑒》

## ■川美

# 靜 物

靜物，以靜，張顯存在  
以靜，涵養自身  
同時，以慢，換取長久駐留

就這樣：  
以靜，靜——穆  
以慢，漫——長

而更多的事物匆匆流逝  
以動，製造過眼雲煙  
同時，以幻影，以塵埃

## ■夜來

# 遠 遊

請解釋故鄉。一截頹喪的木頭  
不會說話，火車也不會  
即使是電力驅動的  
坐在裏面想著空調，那些

長長短短的異鄉人  
他們跟我一樣負氣為走  
假設是心神不寧的人開著火車  
一會到了集市，一會望見海  
玻璃窗隔著兩張虛面孔  
兩個同病相憐的魔障，安靜的聊陶瓷  
“你可真小巧”——  
大約心裏有碎片的人  
還會這麼想：“故國有多濃密？”  
英雄氣短，40年一諾  
走著走著就忘了  
天下之大，人心正是牢籠

## ■ 靳輕

### 手 機

他有一部手機  
很舊  
電池已經老化  
而他卻堅持沒有換  
因為一些記憶

在有陽光的閒適的午後  
他默默地凝視著它  
試著找尋和想起  
與之相關聯的某些事  
但卻無法具體

他同樣期待  
一個與之不相關的人和事  
會到來

## ■ 寧明

### 撒謊的玻璃

擦淨的窗戶，離藍天  
更近。當近到溶合在一起的距離  
熟悉的便是陌生

透明的玻璃，一旦  
兩面撒謊  
謊言比信誓旦旦的誓言  
更加真實

我們已習慣於隔著玻璃說話  
一會兒把水銀的薄膜塗上  
一會兒又把它刮下  
一場戲——  
在尋找與遺失中，交替登場……

## ■ 東邪

### 在遠方

在遠方或者是更遠的地方

會不會還有這樣的場景

羊群在草原上聚散成藍天上的白雲  
牧羊人輕輕地卷著一支紙煙

唱著悠揚的長腔 河水靜靜地流淌  
一個身穿紅色長袍的姑娘  
踩著初生的太陽  
走出了氍毹

## ■ 逸飛

### 夕陽下的疼痛

站在零下 30 度的韓屯渡口  
心仿若也凝結成冰  
即將沉入松花江底的夕陽  
燃起熊熊大火，融化了  
江面上的冰凌，它還拿起一把把  
陽光利劍，無情地在我  
身上下著刀子  
一點點剝落的鱗片，伴隨  
血液染紅的江水，在急速流動  
傾聽冰排撕裂滾動撞擊  
的聲音，無法想像  
上升的水蒸氣和我呵出的氣息  
如何溶合在一起  
我只知道，次日早晨  
那些冰清玉潔霧凇的形成  
有我的疼痛  
編織人生

窮盡畢生的精力，編織  
力求完美  
諸多接頭，疵疵瑕點  
總是不盡人意  
裸露在外的線頭，越拽越長  
越拉越遠  
愈來愈大的漏洞，直至虛無  
與此同時，我享受著  
毀壞的快感  
就這樣，反反復復  
一生編織不出一件成品

## ■ 北塔

### 黃龍洞

只需一枚龍的鱗片  
就能堵住這洞口  
而他似乎故意露出命門  
讓大家看看他五臟六腑的結石

隱忍著被石針穿破耳鼓的疼痛  
誰讓他見首不見尾？  
上翹的未必是勃起  
下垂的未必是陽萎

哪一滴水裏不含雜質  
流到半道就得停下來的  
反而能留存得更久  
而且能保持原有的姿勢

我們給自己帶來的光  
照得迷宮體無完膚  
哪裡進，就得從哪裡出  
否則就會迷路

我們走到了盡頭  
還是沒看到他的頭  
在下坡路上，陌生人啊  
讓我們偷偷地相互攙扶

在我們認識他的真面目之前  
他還無法將我們像豆腐似的消化  
在他的體內，經過  
他腸胃的蠕動  
我們居然還能出來  
居然還安然無恙

不過，他是龍，是龍總要翻身  
哪怕身上插著定海神針

——選自張家界組詩  
〈把岩石趕下山來〉

## ■林明理

### 一滴寒星

浪鼓  
花林中  
總是忽起忽落

江面的楓葉  
一樣素潔  
只有我傾跌進深谷  
隨風帆  
凌波而來

一只山鷓  
響透這暗綠的夜  
緊依空枝  
交結著我的飄零

在望不盡的  
海岸之前  
輕輕地  
輕輕地緩下腳步  
如果妳側耳聽

與其劃破時空而熱烈輝耀  
不如一掠而過  
只看見向前的我

2009.7/7

### 河階的霧晨

銅門村外  
階崖下  
奔騰著  
溪底激盪的洄瀾

風浪上  
一畦畦  
茶園  
雲飛在鶴岡

## ■馮冬

### 為一個特別的日子而作

二十年了  
那些血該乾了吧  
世紀之風吹得這樣猛烈  
噢，那些不眠之夜  
那些血液裏的幻覺  
那個驚惶奔走的廣場  
那顆掛在坦克炮口上的  
跳動的心臟  
沉默了，都二十年了  
黃昏時你再次路過廣場  
只見紅領巾在飄蕩  
你路過落日染紅的小巷  
一輛自行車靠在路旁  
有些人走了就永不再回來  
有些事你也不願再去想

2009年6月山東

沿徑而行  
這一次回來  
只因奇萊北峰  
相繼彩排  
你原有的顏色

我也不過是  
沖淡潭畔  
匆匆而又  
頻頻回首的，過客……

2009.6.9

1. 西班牙文“波瀾”、“海浪”之意，與“洄瀾”有同義之趣。  
2. 奇萊北峰位於台灣花蓮縣，海拔標高3607公尺，隸屬太魯閣國家公園管轄。

2008年的夏天額外炎熱  
風在打盹  
感覺在壓縮  
煩躁在你早已疲憊的  
木無表情的眼中凝固  
掙脫不出的燃燒羈縛  
擠壓著一滴滴燙人的潤濕  
一切的企盼溶化成  
不知是淚是汗珠的模糊

一只飛鳥在人們喧囂中掠過  
連嗚咽的聲音也沒有  
這是什麼世界  
記憶中的清涼那裏去了  
抖顫葉子上的露珠那裏去了  
所有林蔭的記憶都在瑟縮  
世紀前的天籟只在記憶中活著  
一片混沌蹣跚而來  
污濁的空氣在人群中瀰漫  
夾雜著人性的貪婪和  
揮之不去的名疆利鎖

就讓我們肆意地談，肆意地笑  
其實哭和笑的日子都是一樣  
一舉杯再回頭  
就剩下那波紋以外的  
耐人尋味的純真  
卻在熙來攘往的時髦裏  
變得額外礙眼了

兩株並生的木棉樹一定不是你和我  
你總愛把枝桠伸到牆外  
尋找那在風裏聽詩的薔薇  
迂回曲折的小徑後  
霜白的兩鬢會否改變你的模樣  
還是依舊那樣模糊不清

酒醉中我仍有七分清醒  
存在的，虛擬的洪水雖猛  
都不能把詩和我們淹沒  
發酵的記憶依然貯存著  
一個永恆的詩品  
一個呷著龍井  
聽著人生如夢  
人到中年後的低吟

## ■古松 火般的夏日

## 中年如酒

## ■ 逸雲

### 死亡種種

1  
我躺在白晝般的山洞裏  
盯著大大小小的奶牛乳房  
吊燈似的懸掛著  
有氣無力地 斷斷續續地  
滴……答 滴……答  
我生命的鐘就要停了 永久地  
莫名其妙的馬蹄聲 漸漸逼近  
出現一位瀟灑的黑衣王子  
他吻了下我圓睜著的充滿彩虹的眼  
柔聲說：

合上你美麗的長睫毛  
忘卻自己 忘卻一切  
跟我走吧  
親愛的 Barbie  
他輕輕地把我抱上黑鬃馬背  
讓我摟住他的後腰  
黑馬王子帶著我  
以超光的速度  
馳過十八層地獄，九重天  
和短暫的人世  
劃過那渺小的宇宙  
在人和電腦都想像不出的地方漫遊

2  
一個蒙面的江湖殺手  
用手指作槍  
對準我將要梗塞的心臟  
威脅我說  
“要生還是要死？”  
我掙扎了半夜  
終於歇斯底里地叫出來  
“好死不如賴活著！”  
睜眼一看  
死被嚇跑了

3  
死亡  
一座水晶宮

把妳的感眉畫成懷念  
我便陷於妳濃情的旋渦  
並非圖利輕別離  
實逼於現實的無奈  
相思  
從此比長江還長啊

當風漲滿似箭的歸帆  
我便急急航向妳渴切的眼神  
造化播弄  
風雲霹靂  
船翻帆毀  
妳恆在彼岸翹首  
我已在這裡  
溺成一則陳舊的死亡

28.06.09

沒有水 飄著乾雪  
滿目皆是哈爾濱冰雕的奇異  
我一個人躺在白宮的涼地板上  
偷看柳毅給小龍女傳的情書  
失去脈膊的心  
砰的一下跳了起來

4  
許多我認識的  
已成了死亡的天使  
他們穿著黑色的長雨衣  
一群彬彬有禮的企鵝  
站在乾涸斷裂的河床上  
列隊歡迎我

5  
更多我选择不認識的  
活著的走屍  
披著輕柔的白色婚紗  
圍著我飄來飄去  
用蚊子的細語  
吸著我快硬的脖子  
用棉花的軟手  
搭在我的心房上  
我四肢漸漸麻木  
大腦終於勇敢地站出來：  
不，我不能上當受騙！

## ■ 施漢威 深閨夢裡人

思憶好像一棵榕樹的樹根  
年輪增進，入地愈深  
愁懷怎麼常日慳慳  
白髮就爭相掩飾滄桑的風塵  
原因不明  
想念總是要歸於徒然  
滑鼠更不能搜尋當初的憑證  
春天隨著落葉失去縱影  
竹林裏，琴聲早已沉靜  
多情人便只有暗傷離別  
獨自在江畔徘徊  
默默無語，看這垂楊搖曳  
卻聽聞那邊方的古寺晨鐘  
梵音渺渺，傳來種種色相  
一切都原是幻境虛空

2009年5月26日初稿

6  
死亡  
一筒破蓆圈  
惹人的超短裙不見了  
時髦的牛仔褲也被剝得精光  
我裹著蓆筒 四處流浪  
像街頭套在孩子身上的活動廣告：  
破產大拍賣，不計血本！  
還活著的愛撿便宜的男女老少們  
不要客氣，請拿走我最寶貴的遺產  
幾片爬滿蠅頭的紙

7  
生與死  
一口哈在車窗玻璃上的白氣  
人生忙碌地填寫著沒完沒了的博洛格  
突然電永久地停了 氣沒了  
天上地下一片空白  
沒有歷史也沒有未來  
不朽只是幸運的專利  
而你 生和死都一臉黴氣  
要知道  
生的記憶有限  
死的忘卻是永恆的

2-22-2009

## ■ 振嵐 所以想念也是徒然

## ■任知

### 碎 片

教授在做實驗  
一個小白鼠在迷宮中奔跑  
最後她自殺了

這學院陰森詭秘  
尤其那地下室跟迷宮一樣  
有八個單親女孩在此失蹤  
接著第九個女孩進了地下室  
轉進一隱蔽房間  
在裏面她看到  
八個女孩和教授  
那些女孩癡笑著  
對教授言聽計從  
她急忙逃出  
不知碰了什麼  
起火了  
八個女孩被燒死  
教授從火中走了出來  
雙手攥著大把頭髮

### 輪 回

翻著剛列印的詩稿  
逐行逐句逐字校對  
四年前是她陪我  
逐頁排序  
用印章  
將頁碼印上去  
四年後  
鬼使神差  
又到這座教室  
不過時序  
由春天換到冬季  
學生換了幾茬  
她也遠走異鄉  
數次我倆相約的

我黯然吞下整顆夕陽而去  
我走了  
只為了讓你姍姍遲來

我們是如此接近  
又如此遙遠  
惺惺相惜  
卻寧死也不敢去面對愛

每到日落黃昏  
月墮破曉  
我們都雙向邁出一大步  
徒惹得片刻相偎  
黯然魂消

這緣債由天定  
這憾事一自盤古開天  
多少悵惘襲黃昏  
一夢到黎明  
埋藏了很多祕密

我的消失  
為了就是您的存在  
無論天涯海角  
默默含情  
臨別秋波

這憾事  
地老天荒  
濃得化不開

2009/07/16 多倫多

北洋廣場  
現為積雪覆蓋  
周遭松樹依舊蕭索  
豎起針刺  
多像我

2009年3月天津

## ■柳青青

### 梁祝的傳說

去年妳默默放下綠傘  
撐一樹無奈瘦枝  
獨自憔悴歛顏  
讓過客難賞嬌柔容姿  
讓我終日惆悵  
因疏懶把好花摧殘了

今冬風寒蝕骨  
閒步前院不禁仰頭窺探  
驚喜滿樹花蕾已悄然嬌依  
徘徊復徘徊  
驚訝又驚嘆  
僅見妳堅挺不屈  
小小花容竟敢逗弄冬寒

2009年7月仲冬於墨爾本

## ■婉冰

### 櫻花俏影弄寒冬

## ■依雯

### 驚喜的瞬間

夜闌人靜  
頻頻咳嗽聲劃破長空  
更為一怯  
如果沒有  
時下甲流感染徵狀  
意識中  
釀成了熱門話題  
這一夜  
雲兒 心悸了  
星兒 隔離了  
月兒 沒睡了  
呆待到天明  
等候確診之後  
的一紙體檢  
.....

哦！  
虛驚一場  
老人病  
而已

寫於 2009 年越南



## ■陳銘華

### 雪三問

#### 渡

如果地上雪未消我心頭的熱血  
你渡不渡

2007年3月10日風陵渡

#### 山

繞著五台飄的是我們途半雪盲  
了的車麼

2007年3月11日五台山

#### 關

那時候的土墩還雪著多少這種  
淚的味道

2007年3月15日嘉峪關

### 導航器

時間的密碼錯誤  
幾經周折我回來  
沉浮洪荒的一句詩  
竟讓你久久傷懷踟躕

2009年4月25日

忽爾不覺我的存在  
只感到處腥風  
彷彿身歷戰火  
這裡是一個地獄？  
實在我已經迷糊  
此刻已忘了我是誰  
偶然記起某些數字卻又說不定

記事本已丟到回收桶  
而日程表卻一片空白  
歡樂是什麼？  
悲哀是什麼？  
江湖在哪？  
再也拾不到些兒記憶

有人說我是故意把一切忘掉  
那人又說忘記悲劇有什麼不好  
反正現在活得比過去精彩……

噢！  
明天是個什麼日子呢？

2009年7月1日

## ■逸子 忘

旋開瓶蓋，依稀尚發現  
祖父曾遺印下的指紋  
撲鼻而出的氣味  
似聞到往昔父親嗆咳和  
噴嚏散發的聲音

五十多年了  
祖父作古  
早已安息那遠不可測的極樂界  
廿多年了，父親也步上  
祖父的遺轍，逍遙雲外去  
遺下這瓶陳年酒  
每次旋開，剛幾滴沾唇  
非醉，卻似醉在湮遠心間  
非愁，卻像愁在陳年靈府

一瓶陳年酒，除了盛著  
陳年愈濃的意味和酒興  
三代綿延的親情  
也跟著陳年往事  
積聚一年比一年增厚的馥鬱

2009年寄自越南

## ■文錦寧 陳年酒

## ■資中華

1.  
因為一種嚮往  
我來了  
  
這一路啊  
走過了蠻荒  
走出了混沌  
渡過了冰川紀  
見證了滄海桑田  
經過了四季變幻  
心裏裝滿了  
生活的曲曲彎彎  
歲月的山高水長
2.  
因為一種追尋  
我來了

## 遊丹霞山

想知道  
宇宙有沒有密碼  
地球有沒有思想  
板塊飄移，造山運動  
怎樣地改造著自然  
人與大自然的關係  
文明的起源與發展  
一定有其未知的規律  
還有，關於生命的意義  
關於愛的真諦  
關於美的本質  
這一切的一切  
又該怎樣正確解答  
而地球深處  
那持續了四十多億年的律動  
就像我們的心跳一樣  
聽啊，它一直在向我們說話

3.  
盛夏的丹霞山  
給了我許多的熱烈  
和許多的想像  
現在我知道了  
我們苦苦追尋的東西  
也許，就在現在  
就在腳下  
現在我知道了  
在人與自然中  
確實有一種東西  
是風霜不能蝕  
流水不能淫  
大地可以沉浮  
滄海可以桑田  
唯有它  
永遠是  
“色如渥丹  
燦如明霞”  
永遠保持本色  
挺立，向上

# 最傷的詩人：策蘭

◎向明

德國現代詩人保羅·策蘭（Paul Celan），近年頗受重視，被譽為廿世紀“最深的詩人”和“最傷的詩人”。中國大陸有好幾本《策蘭詩選》出版，由傾向出版社，孟明所譯；及由王家新和芮虎所譯之兩種版本，均曾來台辦新書發表會。台北德國文化中心都曾全力協助。筆者於1960年赴美深造，即曾于美國南方的紐阿連市舊書店中，購得由詩人哲羅姆·羅森柏格（Jerome Rothenberg）于1959年自德文英譯之《新一代德國青年詩人詩選》（New Young German Poets），內收當時德國的青年精英詩人十位之作品。據譯者介紹，收在這本詩集中的詩人均係出生在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及納粹統治初期之間的年份。譯者認為在一個自嬰兒期即已被過去埋葬的國家裡，他們歌出的痛苦本身即為一種勝利。保羅·策蘭於1920年出生，比1915年出生的詩人卡爾·克魯洛（Karl Krolow）小五歲，因此詩選中他放在第二順位介紹。策蘭出生於羅馬尼亞的布科維納（Bukowina），詩選出版時，他已住在巴黎。當時即被認為係戰後德國甚至歐洲最偉大的詩人。由於他的猶太血統，他長大後雖離開德國，但他仍享有德語的優勢，不過為了生存，他將那種語言改造成為一種獨特的個人武器（詩），用以對抗那曾經傷害他的現實。策蘭在這本選集中只入選八首詩，但已是這本袖珍詩選中最多的一位。

筆者自美返台後，曾於1962年試譯保羅·策蘭等四位德國青年詩人的作品為中文。原係交覃子豪先生主持的《藍星季刊》第五期發表，惜覃老師於1963年十月因病過世，該期藍星即胎死腹中，未能出版。所幸有心的前輩詩人羊令野先生於1967年創刊《南北笛》詩季刊，原未能在藍星第五期刊出作品，全部轉至《南北笛》創刊號上發表。策蘭的詩亦首次出現於中文世界，距今已有四十二年矣。觀諸現今出版之《策蘭詩選》多首當年譽為最好的詩，也是策蘭在青壯年時的力作

、未選入其中。現我將早年之中譯，與選本中之英譯重新逐字檢視後，好像尚無十分走樣之處。大陸之幾個譯本，有以根據德文原著及以英譯本為準翻譯者，究竟何者為優已起辯論。北島與王家新最近更在網路上為各自的策蘭譯詩，大動干戈，逐字逐句興辯，熱鬧非凡。其實翻譯是一種不得已的行為，無論那一種拼音文字，欲轉化為圖象的方塊字，由於文化背景不同，思想運行有異，根本是一種不可能的任務。卞之琳先生曾對翻譯之難建議過一句口訣：“亦步亦趨，刻意求似，以似取信”，似可視為唯一可行之道。詩是上天獨一無二的恩賜，能夠譯得相似，已是盡心盡力，有誰能夠完全仿真？拙譯之策蘭各詩如下：

## 生命圈

似睡未睡的太陽像你晨間之髮一樣的青  
因為它們生長之速就像鳥墳堆上的蒿草  
它們為我們在慾望之船夢中嬉戲所吸引  
因為匕首們正在時間的斷崖上等著它們

沉睡的太陽更青，你的髮也曾一度像它們  
像夜風，我曾在令妹流行的裙裾邊小停  
你的髮從我頭頂的樹枝垂下，雖你並不在  
我們即世界，如同你是門邊的一株灌木

睡得像死去的太陽像我孩子的髮一樣白  
當你在沙丘撐起帳篷他便自波濤中上昇  
舞著歡樂的刃以了無熱情的眼攫住我們

## 冠

秋正從我手上吃一片樹葉，我們是朋友  
我們自硬殼果拾取時間，我們教它奔跑  
那時間便奔回它的殼中

這是在鏡中的星期天  
人們在夢中沉睡  
口吐真言

我的眼光落在我愛人的性感上  
我們相對注視  
我們低訴我們的黑暗

我們相愛就像罌粟就像記憶  
我們像酒在海螺中沉睡  
像海在月華血色的幅射光芒中

我們站在窗前擁抱，他們在街頭往上看  
這是他們知道的時候  
這是石頭慣於成長開花的時候  
不安自此定下心來  
這是時候的時候

這是時候

## 詞語之夜

詞語的夜晚——勘測水脈的探棒已靜止  
一步一步  
第三步的蹤跡  
你的影子無法滌去

時間的疤痕  
昭然若揭  
那在血肉下埋藏的土地——  
詞語撩下的猛犬，那猛犬  
正開始狂吠  
在你的胸際  
牠們的樂趣在狂渴  
也正極度饑餓……

最後的一枚月亮馳援你  
它升起一條長長的銀色骨骼  
赤裸著有如你的來時路  
在你背包的前方躍動  
雖然那一點也救不了你  
那條你喚醒的溪流  
正近得不能再近向你吐泡沫  
那一枚曾被你咬住的果子  
多年前，即已向上方漂走

策蘭的詩是一種密閉式的經驗吐露，其中壓縮著太多的憤怒和痛苦，所以讀他的詩，對我們的智力和耐力都是一種挑戰和考驗。但不可諱言，有人形容他是一個“最深的詩人”，或是一個“最傷的詩人”，他都當之無愧。因為從苦難中榨出的苦汁，本就不可能可口，卻對我們的心智健康有所裨益。

# 為苦難的記憶防腐

◎向明

## ——序陳銘華的散文詩集《防腐劑》

我對散文詩的認識啟蒙很晚，而且一直懷著偏見。我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懷疑主義者，早年當詩人們一窩蜂的要學自西方波特萊爾以降的一切新興詩派時，我因讀書太少，不識波特萊爾是何許人；一切新興詩派是些什麼東東，我懷疑我這近乎文盲的人，能夠懂得了，我膽怯得沒有去加盟。同樣大家在瘋“散文詩”時，我也沒去嘗試。我總認為散文和詩本來是對立的，詩要緊凝，散文不忌鬆散，要將這兩者之間的矛盾統一起來，實在太難，不學如我，也不敢隨便跟風。我這種因無知而懷疑，面對新知又膽怯，注定了在詩的這一行當沒有大用，永遠是一個龍套的角色。

更糟糕的是，我在約十二年前曾被香港的詩友邀請去參加“香港散文詩作品研討會”，在那麼多來自各地的論文中，都為散文詩發展的前景充滿信心和希望，並希望將來連政府公文政令都可用散文詩方式書寫，這樣定能使政府與人民打成一片。獨有我這烏鴉嘴發出悲鳴，認為散文詩到底該屬於詩還是散文還有得爭執，台灣散文詩一直並不發達，公認散文詩寫得較好的幾人，也並不常有散文詩作品發表，他們以非常謹慎的態度來看待。最主要的是當年主張要向波特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學習的台灣現代派創始人紀弦，反而站出來取消“散文詩”這一名詞，他認為“散文詩”一詞概念模糊，界說不清，很容易和“詩的散文”相混淆，而造成一種誤解。“散文詩”就是“自由詩”，而“自由詩”不就是“散文詩”？為了名詞術語的使用統一和單純的必要，所以他主張乾脆取消“散文詩”一詞。我這一潑冷水之舉，而且還把大老的主張舉了出來，當然有點殺風景，但會上也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大概認為這只是台灣這小地方一小撮人的意見，不能以偏概全。

這也沒什麼，但是沒多久一位女士寄來一大疊她寫的散文詩給我，說是習作

，要我點評。我又忍不住說真心話了。我說妳的這些文章本身便已是姿色俱具的好散文了，為什麼一定要續貂一個“詩”字在後面呢？這個“詩”字一加上，非但不能加分妳的散文的美，反而貶低妳認為這也是詩的價值，因為詩是“隱”的，散文是“顯”，妳這散文詩中“言外之意”何在？可以想像得到，我又得罪一個人了。然而這位女士不但仍在寫特寫她認為的“散文詩”，而且已是散文詩協會的理事。

到底我又年長了些，看到的和聽到的又多了許多，始才悟及自己的“因無知而懷疑，見新知又膽怯”，實在是一種心智上的懦弱無能，觀念上的保守不前，不知道“變”是一切進步的動能，創造才能有新的境界出現。因此無論“超現實主義”也好，“散文詩”也好，甚至後現代主義、解構、顛覆，以及現在正流行的限制性寫作也好，在我現在新的認知中，無非都是在向耽於習慣，不思改進的保守主義者宣戰，向一切只吃老口味，不嘗新配方的老饕挑釁。他們的敢於嘗試，敢於冒險，敢於向傳統挑戰，無非是想到遠方，想到將來，不願看到一切文字藝術永遠是一個樣的不思改變。因此我對“散文詩”的成見有了修正，我現在認為一切出於善意的改革和實驗都是應該予以鼓勵的，不能預設立場認為必將失敗，不能因自己沒有參與的勇氣，就去反對或潑冷水。詩的要求標準趨於兩端，一是要從群體認知的道德和情感出發，詩要作民眾的代言；一是強調個人風格的獨特性，用詩豐富和拓展人的經驗邊界，挑戰人的理解力和想像力。這兩者前一標準是守制的，後者則是有創意的在開拓詩的各種可能。“散文詩”的出現即是在詩的形式被推翻後，找到可能的新形式之一，它是在引進的西方十四行體，和印度泰戈爾的小詩的先後出現。

散文詩是對形式上的格律詩和韻文詩

的絕對反動和挑戰，詩的載體難道非格律和韻腳不可嗎？我想這是當初想用散文的形式來寫詩的最大原因。散文詩的來歷也有分歧，我們的散文詩是文學革命以後，從西方的詩人波特萊爾、屠格涅夫等人吸取營養而開始寫的。但也有人認為我國古典文學中，早就有的小品文可說是散文詩，像蘇東坡的〈記承天寺夜遊〉、劉禹錫的〈陋室銘〉、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等等，既有詩的意境美，復有散文的飄逸味，說是詩與散文的合體也不為過。問題在於，現在既名之為“散文詩”，卻看起來既不像“詩”應有的形象，也不是完全的散文味，要能被承認它確實真正是“詩”，而不是散文的變體，除非使之自成為一種“詩”的不折不扣的實質，且能被人接受，則寫的人除非具有“絕對的創意和誠意”去為之，否則是不通不過識者的挑剔的。

陳銘華是越華流落在美的詩人，他以電腦工程的技能為謀生工具，更利用資訊工具的方便，借其他詩友籌辦了一份詩刊，自編自印，自己發行。一方面發表自己的詩，一方面發表太平洋兩岸所有華文詩人的作品，成為全世界唯一的一本在美國發行，且他一人獨立經營的中文詩刊。陳銘華有正業，也有副業，照說他已經夠忙碌了，偷閒寫幾首詩就夠對自己交代。然而他卻寫起並不為大家重視的散文詩，而且樂此不疲，馬上要出一本散文詩集。他之所以會這麼熱衷於散文詩，我想在於他近旁有一散文詩名家，且也是從越戰逃出至美國加州的資深台灣現代派詩人秀陶有關。秀陶自陳銘華這本海外詩刊創刊伊始，即在上面發表他自己寫的散文詩，更不停翻譯世界各地散文詩名家作品。就在2008年，他在台出版了這兩本他的著作，極受各方重視。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陳銘華的散文詩集接續出版，將使久已沉寂的散文詩寫作熱絡起來。更呼應了秀陶在他自己的散文詩集序文後段所強調的“詩的多樣化的可能”。

從既有的幾位台灣散文詩名家的金典作品去比較判讀，陳銘華的這些散文詩是非常有別於這些前輩名家的。從形式



## (德) 布里廷詩四首

◎殷曉媛

上言，他的散文詩更作了多形類的拓展，多數是五十字至二百字以內的短文，五百字左右的僅三五篇，倒有兩篇超過千字以上的長詩，使我想起魯迅在《野草集》中更不拘形式的狂放。而就詩的主題內容言，陳銘華的這些詩更接近當下的現代生活，且又不忘當年他們千辛萬苦去國流亡的心緒記憶。這些像回憶倒帶似的詩，如〈當時明月〉這長達十一小節的組詩，讀來比較刁蠻，不太順口，容易被人忽略掉。如果真是以這種心情讀這些文字，那就枉費詩人的一片苦心。那詩中古往今來交錯的時空，顛顛倒倒的情緒逆流，是壓縮了多少當年的風風雨雨，去國懷鄉的心酸與苦痛呵！文字是隨語言的變化曲折而言之，用了很多俏皮的象徵、暗示、反諷等手法，使詩讀來有骨感，堪回味，那種手法便是詩的手法，否則何能稱之為散文詩？

很有趣的是，陳銘華這本散文詩集的名字取名自集中〈防腐劑〉這首詩。“防腐劑”本來是一種化工原料，用於加入食品、藥品、顏料、生物標本製作等處，以延遲微生物成長或化學變化，引起腐敗。這首詩的論述平平，也不過是說：“防腐劑是現代最偉大發明之一，論到普及化鮮有別的可堪比擬，到處都是。起初是運用在死人身體，現在則全面普及到活人身上，改一漂亮的名字叫化妝品，另外有一廣告說詞‘美麗在望’。”詩中說的全是現時代最流行的現象，老實說，將“化妝品”等同防腐劑看待一點也不誇張，所謂化妝得“青春永駐”，不就和停屍間的死人防腐化妝一模一樣？如斯象徵或影射反諷得入木三分，這才是散文詩仍然是“詩”的最佳物證。然而我還可以引伸得出進一步的含意。其實我們的記憶，我們在這世界行過的腳蹤，更需要使用“防腐劑”，使它不至褪色，變味，甚至腐蝕、糜爛到連殘渣都不剩。陳銘華的這些產自他自身生活經驗的詩，便是要發揮使記憶永遠鮮活的防腐劑作用，使後人不至遺忘。誰說不可能呢？

2009年6月25日於台北市

布里廷(Georg Britting, 1891-1964)，德國表現主義代表作家，也有觀點認為應歸入魔幻現實主義作家行列。在他的作品中，看似平靜和諧的畫面經常演變出醜陋可怕的情節。他生於雷根斯堡，在臨近多瑙河的安格勒堡嘎瑟長大。1911年開始在雷根斯堡新報上發表詩作，連載小說，書評和戲劇評論。1913年他的獨幕劇《在門檻旁》在雷根斯堡大劇院上演。1914年作為志願者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1918年回到雷根斯堡後任新多瑙河郵報評論員。後與畫家約瑟夫·阿赫曼一起創辦詩刊《鐮刀》。詩刊倒閉後從事自由寫作生活，1932年發表長篇小說《一個叫哈姆雷特的胖男人的生平》。代表詩作繁多，包括〈塵世一天〉、〈被搶救的畫〉、〈大樹之下〉等。

### 桌上

紫丁香束與紅酒瓶——  
紫丁香有些蒼白，如丁香般柔美的，  
是含苞待放的年輕女子，  
肥胖而天真的大黃蜂飛過來，  
去啜飲花蜜，  
去品嚐紅酒。

不理會那片水白色，  
那是桌布從紅酒瓶下披瀉下來。  
一朵花從丁香上落下，  
掉在和它一樣白的桌布上，  
被它的顏色所滲透。

擔水的人哼著歌，醉意朦朧，  
聲調粗魯而陰鬱。  
在花束邊他昏睡過去，  
有紅酒陪伴，他並不孤單。

人們經常看到這樣的無賴：  
嬌嫩的新娘配了惡棍，  
還彷彿佳偶天成！

### 沃夫岡湖的八月

薄暮時分蟋蟀還在不停的嘶鳴，  
雖然它們已經叫了整整一個下午，

蝴蝶還在漫天飛舞，  
眾多而恬靜，在這夜晚蒞臨的時分。

天穹送來了她的訊號：  
從紫色的高遠處飄下點點金色，  
星辰迷失在這畫卷之中，  
它們從那光芒閃耀的空間落下。

這是陌生力量的信使們，  
如同燃著的紅綠燈，凝滯在空中，  
又宛如蘆葦中鳴叫的青蛙。  
對黑夜一無所知。

### 梨

樹上沉甸甸掛滿了梨——  
有誰曾將他們品嚐？  
抑或它們躺在這裏，被稻草包裹著，  
被擱置在櫃子上邊？

狂野的雞啼響徹，  
從那深嵌在大地裏的田園中升起，  
即使在夏日也是這樣！

對於梨木製成的木櫃，  
梨們憤憤不平：  
它們更寧願被  
人類嘴裏  
潔白堅固的牙齒咀嚼！

### 升起的月亮

天空嬌紅明豔，點綴著黑斑，  
猶如火蜥蜴的頭！  
死水在蘆葦和草叢中顏色暗淡。  
在寂靜中劇烈閃耀的，  
是足球選手們的吶喊聲，在  
草坪之上游走。

俄而天空的火朵熄滅，  
父親帶著兒子歸家了。  
河水濺起波光四溢的浪花，  
以一種銀色的韻律。  
現在明月在天牆之上吐氣如蘭。

# 一壺溜水煮的茶醇詩香

——洛夫訪談錄

◎林小東

■林小東 ◎洛夫

作者按：詩人洛夫乃當代華文詩壇的泰山北斗，經逾半個世紀寫詩、譯詩、編詩和教詩，積累了豐富的詩學經驗。今次在“尋聲詩社”站長冬夢、同仁方明熱情的邀請下，到赴越南遊覽及與當地華文詩友交流。2009年4月3日一眾同仁與洛夫伉儷於胡志明市七奇觀酒家共進早餐，洛夫現場接受林小東訪問。

■洛夫老師，以您豐富的寫詩經驗，請問，您認為詩的定義是什麼？而對於一個初學寫詩的人，應該怎樣學習才能更快掌握到寫詩的技巧？應該要注意哪幾點呢？

◎你提的問題範圍太廣，而且一提數問，缺乏重心，每個問題都可寫一篇長文。有關詩的定義，我認為這個問題很難作出一定的答案，T·S·艾略特曾說：

“詩的定義史是一部錯誤的歷史。”此話怎講，這是因為詩是在持續創造的行動中發展而成的，每位詩人心中都有由他個人創作經驗累積而成的詩的觀念，所以詩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固定觀念。有人曾問佛洛斯特（美國詩人）甚麼是詩？他回答得很妙，很有道理。他說，“詩就是在翻譯時被漏掉的東西。”這說明詩有一種本質的東西，它是不可翻譯的。

詩的本質是什麼呢？就傳統觀念而言，詩是感性的，抒情的，唯一的功能在表達情感。但現代派詩人則強調詩的知性，其實，兩者都有所偏。詩人所創造的是一個意象世界。詩中的情感過於濃烈，或者盡在詩中說理，都不見得是好詩。好詩都有它的意境，這是一種內在的詩歌精神，必須透過一個具體，鮮活而準確的意象來表達。所謂意象世界，是由外在的象（由語言構成的圖象），和內在的情（意）嚴密結合，相互交融而成。也就是古代詩人說的“情景交融”

，它不是現實的模倣，生活的烤貝，而是調整過的，超越現實的世界，一個創造的全新宇宙。通常這個意象世界是一

個象徵系統，以一種間接的，迂迴的方式表達情和意。

對年輕人來說，我認為最重要的基本功夫，就在培養創造能力，也就是培養經營意象的能力。而營造意象語言最要注意的就是上面所說的三點：具體、鮮活、準確。一般來說，年輕人創造新奇鮮活的意象並非難事，難的是表現的準確。意象的準確並不是像照相機般寫實性的準確，而在於達意，但我並不是說詩人不須具備語言的表現和傳達能力，相反的，我認為詩人應比其他作者更要有駕御語言的能力，如果他連一篇散文都寫不好，我懷疑他能寫出好詩來。不過話得說回來，寫得一首好文章的不一定是好詩人。

■很多初學寫詩的年輕人都這樣說，心裡很想寫詩，可總是沒有靈感，對於創作經驗甚豐的您來說，您認為要如何訓練自己，才能經從現實的生活中捕捉靈感呢？

◎一首好詩通常具備一種特質，那就是一種靈性，一種神韻，而這些則由靈感產生的。不過靈感這東西神秘莫測，可遇不可求，只好耐心地等待，它像女朋友一樣，有時久待不來，但就在你準備放棄的時候，它又會突然出現在你的面前。這是一個心理學問題。根據我的經驗，當你在營造一個意象時，其實是在尋找語言，如苦思了很久還是找不到，就不如放棄，暫時不理它，但創造意象這個活動都仍在你的潛意識中運作，過不多久，它又會不經意地冒了出來，於是我們就稱它作靈感，也就是所謂神來之筆。而培養靈感的方法，最好是多讀書（讀相關文學藝術方面的書），多涉獵詩歌名作，包括古典與現代，多思考多體驗生活。當然，這些東西不等於靈感，但絕對有助於靈感的產生。

■當我們捕捉到靈感後，有時候詩寫出來總感到言不達意，無法用精確的藝術

語言來表達心中所想的意象和意境，請問您，怎樣才能真正可以克服這點呢？

◎我們日常用的語言實在有限，內心的世界很難作完整而有效的表達，所以寫詩最重要的一關就是“尋言”。寫詩都須通過一個醞釀的過程，也就是尋找語言的過程。有些詩是苦思而成，但好的詩往往是在不經意的靈光一閃，但如何才能等到這稍縱即逝的靈光一閃呢？我覺得首先得挪出一個閑適的心靈空間。當靈感來找你的時候，你可能像着了魔似的被某種詩的情緒所迷惑，覺得恍恍惚惚，飲食無味，有時甚至半夜爬起來寫詩，這時詩人完全被詩所掌控，成了詩的奴隸，但如要把內心那份詩的意境、詩的感覺，變成具體的文本，成為一行的詩作，你就必須清醒地掌握語言，成為語言的主人。

■我最喜歡您詩中創造的意象，非常鮮明且帶有藝術美感，如“潮來潮去／左邊的鞋印才下午／右邊的鞋已黃昏了”，詩句不但美，且發人深省又如“落葉習慣在火中沉思”。請問您，一首這麼出色的詩句，我們怎樣可以經營這種意象呢？

◎這個問題幾乎是前一個問題的重覆，所以我也就接著前面的話題來說，第一，詩是一個意象世界的創造：詩不在描寫或模擬一個已知的現實世界，而是憑藉想像創造一個未知的，比現實世界更真實更美好的意象世界。第二，詩是語言的創造：詩人能使我們看到我們從來沒有看到的，或雖看到，但從來沒有看得那麼真切。他能使我們感受到從來沒有感受到的，或雖感受到，卻從來沒有感受得那麼深刻，即使我們也能看得很真切，感受得很深刻，但唯有詩人能用一種生動的，富於張力的，富於創意的形象化的語言，把所看到的，感受到的，很詩意地表現出來。

詩意或富於創意的語言，通常是一種非常規的語言。俄國一位形式主義的大師說：“詩是對一般語言作有系統的扭曲。”這句話的真意是，運用各種文學手段，包括濃縮、誇張、倒裝、虛實、相生等，譬如你舉我的詩的這個例子，

“左邊的鞋印才下午，右邊的鞋印已黃昏了”，這是一種時間濃縮的技巧。李白的詩句“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用的也是同樣的技巧，使日常的普通語言變形，故詩的創作既要遵循語言的規範，但又時時超越規範，譬如“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這不是一種反常規的變形語言嗎？但正因為反常，才能表達出山中的“幽靜”感。柳宗元的“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不也是一種平常語言的變形嗎？詩人為了表現冬日冷的極致和靜的極致，就只得用非常態的“釣雪”來取代常態的“釣魚”。

本質上，詩是非邏輯的，但詩有一種情感邏輯，表面上看來是一種扭曲，而內在卻是氣脈相通的，這就是詩語言的有機結構。

■請問，很多年輕人寫詩，但寫出來的詩句總感到像散文，應該怎樣寫？才可避免這種現象，而散文和詩最大的分別之處在哪裡呢？

◎今天詩的散文趨勢的確非常嚴重，尤其在中國大陸，他們倡導一種“敘事詩”寫作，誤把“敘事性”當作詩的本質，殊不知敘事寫作只不過詩的一種表現手法。敘事詩的最大特色是口語化，直線表達。用鮮活的口語寫詩本是一種不錯的選擇，但不幸的是，多數大陸詩人都把口語詩寫成了口水詩，囉囉嗦嗦，口水四噴，完全不講究語言的簡潔與精緻。詩貴含蓄，詩意與詩味都在語言之外，通常以象徵或暗喻來表達。台灣的現代詩一向遵循最起碼的詩學規範，而大陸詩人批評說：台灣的詩用的仍是五四時期的語言。此話不確，其實台灣的詩才真是現代漢語詩，採用的語言是口語和書面語二者的融合。口語固然可以使詩增加生命力，與生活貼近，讀來很親切，但詩畢竟是一種美而純淨的語言，有了書面語言的調和，詩的文字更為精練，獲得典雅的意趣，過於強調口語，詩會變得粗糙，缺乏韻味，但如果過於強調書面語，又會顯得文縷縷的，虛弱無力，所以我比較側重二者適度的調配。

詩與散文的區別，可有兩個指標，一是詩的表現有賴於語言的意象化，不但有形象，而且有情節（plot），有節奏。二是詩的內在世界較為豐富，它有一種多義的特性，所謂含蓄“意在言外”，或如我主張的“以小我暗示大我，以有限暗示無限”，無非都在說明，詩情詩意不僅表現於可知解的語言層面，更隱藏在語言的背後。而散文則剛好相反，它是一種思想結構，是一種僅限於本身含意的知性（邏輯性）語言，而詩固然出於想像，是一種超越本身含意的感性語言。

詩與散文的區別是很明顯的，但也是很曖昧的。對於散文，詩可說是一個相當狡猾的敵人，詩有強烈的排他性，絕不容許散文的侵入，但詩又有極大的滲透性，凡含有情趣的文字，都多少透露一些詩趣和詩意，故有人大包大攬地說：

“凡具有純文學價值的作品，都是詩。”例如柏拉圖的對話錄、舊約聖經、莊子詩篇、六朝人的書簡、明朝人的小品文等等。事實上，時至今天，抒情散文幾乎就是詩的化身了，詩與散文之區別更加困難，所以我認為，與詩站在對立面的不是散文，而是純理性的數學或化學公式，但無論如何，我在前面提出的兩項詩的指標，還是大多數詩人所認可的。

■請問，您認為一個初學寫詩的人應該怎樣創造自己的風格，模仿他人的詩風會對自己有何影響！

◎天才絕不是從石頭中蹦出的猴子，詩人也需要後天的學習，經過有系統的文學院訓練固然很好，但不定保證能讀出一個好詩人來，我的意思是，詩人的學習更著重在自我學習和持續不斷的鍛鍊，因此，初期的模倣也是難免的，關鍵是在初學者要“取法乎上”，不要跟錯了班，要向最遠處，最亮的那顆星光仰望，不要以為偶爾看到的一盞街燈，就以為找到了你夢中的啟明星了。當然，我不是叫你們去做追星族，你心中有模倣的偶像，但也要有自己，當你有漸趨於成熟而開始形成的個人風格時，你就必須扔掉那個影子，以便漸漸在創作中

彰顯自己的個性，巍然而立。

■在詩學裡，您最喜歡哪一位詩人的作品呢？多讀唐詩，是不是對現代詩創作有好處？

◎唐詩的確是我國詩史上最輝煌的一個高峰標誌。時隔一千多年，今天詩的形式，格律和語言，都已變了，但唐詩內在的意象之美，意境之妙，是永不磨滅的。讀唐詩絕不止於消閑，為裝飾調劑生活而附庸風雅，唐詩會使生命豐富，升華，達到人生超越的境界，對詩人更是最基本，也是最高妙的教材。我意識到，以唐詩為代表的中國古典詩中蘊涵的東方智慧、人文精神、典雅趣味、生命情境以及對大自然的皈依，都是現代詩中較為缺乏的，而我中年以後的美學追求，也正是為了彌補這些缺憾。

我這一美學觀念的蛻變，從不說是什麼“回歸傳統”，因為這一說法會引起極大的誤會，誤以為我要走回頭路，搞什麼“新古典主義”，這是最不屬於接受的帽子，我一向強調，我是最現代的，也是最中國的，老祖宗不合時宜的東西我揚棄了，但他們創造的那種“永恆之美”，我要維護，在這種美的基礎上，我接受他們，以他們為師。在唐詩中我有很多師傅。四十歲以前，我頗心儀李白儒俠精神和飄然出塵的神韻。五十歲以後，我讀了杜甫，在精神上享受他的孤獨感與憂患意識，還有學習李賀、李商隱鎔鑄奇詭而精緻意象的魅力。但到晚年，我卻轉而欣賞王維的恬淡隱退的心境。我發現，也警覺到，現代詩強調知性，直接介入現實人生，這固然有其時代意義，但有時我總覺得現代詩太冷酷，太暴露，缺乏一種溫馨的含蓄之美，不能與時空保持超然的距離。當然，這可能是新詩對舊傳統的矯枉過正。我要強調的一點是，不論繼承古典也好，發揚傳統也罷，最重要的還在創新，創新才是我最初和最終的目標。

■請問您，超現實主義與中國古典詩學不同之在哪裡呢？怎樣才能把他們結合？

◎初聽起來，西方的超現實主義和中國



的古典詩是兩種互不搭調，彼此不相容的東西，但如加以細心的體察，在閱讀幾位古典大師如李白、孟浩然、李賀的作品時，我驚訝地發現他們的詩中，有一種與超現實主義性質相同的因子，那就是“非理性”。後來，我又從中國古典詩中發現了一種非常奧妙的，繞過了邏輯思維，直探生命與藝術本質的東西，後人稱之為“無理而妙”。“無理”是中國古典詩和超現實主義二者十分巧合而共有的內在質素。但不同的是，超現實主義主要依賴潛意識和所謂的“自動語言”，所以它的表現只停留在“無理”的階段，而未能進一步在藝術性上獲得提升，而中國古典詩高明之處，就在藝術上達到了這個說不明道不盡的“妙”字。是的，詩確實有它非邏輯非理性的特性，但詩絕不止於“無理”，最終必須獲得絕妙的藝術效果。

我早期的作品如〈石室之死亡〉，因為初受現實主義的影響，的確有點艱澀難懂，但到了中年，當我回眸傳統，對古典詩的美學價值重新評估後，我從前人的詩中發現了許多有益於創作的東西，比如那種介於想像與現實，感性與知性，可解與不可解之間的意象世界，而後在創作中加以實驗，並成了我個人的詩歌理念。事實上，除了中國大陸部份詩人強調散文化的口語寫作外，舉凡港台與海外華語詩壇無不以創造意象就等於創造詩歌這一理念為主流詩律。

■以您多年的創作經驗，寫詩在那一方面最難？又可如何克服呢？

◎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寫詩有三難，第一難是處理語言，也就是前面所提的“尋言”，即是如何把一個最適當的字擺在最適當的位置上，這是對一個詩人掌控語文能力的考驗，而培養和持續鍛鍊這種能力可能需要一輩子的努力。第二難是經營意象，如何將日常生活的話語，加以陌生化的拼湊、勾勒，融合成一種可見可感可觸的具體而生動的意象。對於一個有才氣，想像豐富的詩人來說，創作出新奇驚人的意象並非難事，難的是如何使讀者感到會心的舒暢，詩中的言外之意或象徵意涵，如何能既產生

美感而又具備豐富的意蘊，要做到這一點，就如上面我所說的，求得意象的準確性。第三點乃在於放棄，甚至於否定自我，這是最難的一關，一個成熟的詩人，不可能再去模倣他人，但很難避免重覆自己，凡創造力強的詩人，都會自我警惕，小心不要一再重覆使用過去用過的意象或詞組。我經常對自己說：一個詩人要不不斷的放棄，又不斷的佔領，每一首詩都是一個新的出發，然而這一關最難跨越，因為要放棄或否定既有的我，是件很痛苦的事。

■您說自己創作的禪詩，都是源自生活，請問您，是怎樣從生活中去發現這種禪味？

◎依我的觀念，現代禪詩，其哲學意義出於宗教意義，而更多的時候是，藝術性又大於哲學性，這也許就是現代禪詩與抒情詩難以分辨的緣故。我寫的禪詩通常是詩性飽滿的生活禪，從日常生活中去感受，去捕捉禪悟的禪趣。

在我的創作生涯中，早期我寫〈靈河〉的時候，就開始顯出禪的端倪，例如〈窗下〉這首詩就頗有空靈的禪境。後來也連續寫了不少，只是沒有作明顯的歸類罷了。我認為，禪詩是一種偶發性，觸機性的，無刻意表現某個主題的創作。雖不是憑空而來，卻也不是苦思所得，更不是從禪悟中參悟得來，我的解釋是，它可能只是一種心靈感應，某一瞬

間驟然發出的一種心理體驗。其實禪詩也並不神秘，它散佈在我們的生活四周，但可遇不可求，對禪機瞬間的把握，主要得保持一個純淨的心靈空間，如滿腦子都是世俗名利，過著營營狗狗的生活，那裡還有空間讓禪進入。

■有人總說“詩歌”欣賞，好像詩歌是一體的，也有人說詩是詩，歌是歌，不能混合一起說，依您看，應該怎樣才是正確的呢？

◎早年我們追求詩的純粹性，大家都認可“詩是詩，歌是歌”，詩歌分家的看法，這可說是對舊詩的格律形式，以及五四時期新格律主張的一種反動。今天中國大陸仍有一些詩人還在寫押韻的詩，而且普遍都沿用“詩歌”這個名詞。為了方便，有時我也會在論述的文章中稱為“詩歌”，我最近出版的一套（四大本）詩全集就叫做《洛夫詩歌全集》。事實上，我的詩完全沒有“歌”的意味，我寫詩從不押韻，不過我沒有忘記詩本身具有的一種內在的，自身俱定的韻律，尤其在朗誦時，我們就會體現出詩的節奏之美。早年我寫〈石室之死亡〉時，只一心專注於意象的經營，而忽略了詩語言的節奏，日後有這個覺悟而加以改進時，已屆中年了。

■謝謝您，洛夫老師！



林小東與洛夫的現場訪談



# “照夜白”的象畫——非馬

◎林明理

洛夫小傳：

原名莫洛夫，一九二八年出生於中國湖南衡陽，淡江大學英文系畢業。台灣《創世紀》詩刊創辦人之一，現為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華僑大學客座教授，加拿大漂木藝術家協會會長。洛夫著作甚豐，作品獲譯為英、法、日、韓、南斯拉夫等文，最近結集曾經出版過的作品為一套《洛夫詩歌全集》。曾榮獲中國文藝協會頒贈“終身成就榮譽獎”等獎項。是華文詩壇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詩人之一。

附錄：

## 禪味 ◎洛夫

禪的味道如何  
當然不是咖啡之香  
不是辣椒之辛  
蜂蜜之甜  
也非苦瓜之苦  
更不是紅燒肉那麼艷麗，性感  
那麼膩人  
說是鳥語  
它又過份沉默  
說是花香  
它又帶點舊袈裟的腐朽味  
或許近乎一杯薄酒  
一杯淡茶  
或許更像一杯清水  
其實，那禪麼  
經常赤裸裸地藏身在  
我那只  
滴水不存的  
杯子的  
空空裡

夜已深。窗外雨聲向我靠近。我閣上書，靜靜地諦聽著，想起了今天非馬 e-mail 的一句發人深省的話，感動了我：

“我知道編詩選是一件苦差事，……但以後有時間，還是要把台灣詩壇更完整地呈現出來。”我想了很久，決定進一步探照他的詩作，他是個永遠保持一個太陽的熱度的藝術家、也是一個具有深度思想的儒者。對非馬的研究，評論熱潮不斷，但人們也許好奇，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學者不約而同地研究起非馬？

研究非馬，是由於他的作品中充滿豐富的內涵與藝術氣韻，詩句是那麼強烈，構思中又飽含情感。讀著它，我們能體味出韓幹式的勁健豪情，或是一種雄渾的精神；詩中背後的故事往往是熱血與生命相聯的統一，深入到了幽深的心理領域，潛伏的文采在暗中閃爍，又一起噴射而出，且具有“驚人”的藝術力量。

70年代末，獲1978年吳濁流新詩獎佳作的非馬，在〈醉漢〉中寫出：

把短短的直巷  
走成一條  
曲折  
迴盪的  
萬里愁腸  
左一腳  
十年  
右一腳  
十年  
母親啊  
我正努力  
向您  
走  
來

對一個藝術家來說，這是首以他切身的體會來說明海外遊子思親之苦的極有高格與個性的詩句。其旨義在於等待的時間越長久，在他的記憶中的痕迹就越活躍與清晰起來，對過去戰爭的滄桑，仍帶有一種說不盡的意味。〈醉漢〉不僅

把自己流落的徬徨，反思兩岸分隔的鄉愁的那種感覺，能明白強烈地表現出來了，這就使我們生命的體驗大大地加強了，在詩人心裡組成說不盡道不盡的情景交融的境界。彷彿中，卻讓人看到了這樣一幅真實的圖畫：

“一條短短的小巷中，萬籟俱寂，而那生機勃勃的山水似乎仍未來臨，突然，一個人劃破了這出奇的靜謐，周圍的一切都甦醒了，而小巷似乎變得更黑了……”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從那種無盡的愁思中感悟到一種人生的境界，這就是一首合詩之道的佳作；詩中也激起一種類似超自然的感覺，引導我們注意眼前世界之美，遂使平常之景顛覆為不平常，道出了詩人心中所有而寫下無盡的感受，讓讀者讀之動容，餘味不盡。

到底該如何看待非馬在80年代的創作？我甚至可以說，非馬完成了對寫詩時代的超越，這階段非馬的作品評價高，欣賞非馬的詩已呈現一種審美體驗。一般而言，詩作純粹的美，是自由的美，只能在摒棄聯想的情況下，單靠對藝術直覺以形式感取勝，不能靠審美聯想。而非馬的詩，卻擁有內涵的美，也只有在審美聯想中，讀者才能沉入非馬的藝術世界，才能從中獲得審美愉悅。他在〈蛇〉中寫道：

出了伊甸園  
再直的路  
也走得曲折蜿蜒  
艱難痛苦  
偶而也會停下來  
昂首  
對著無止無盡的救贖之路  
嗤嗤  
吐幾下舌頭

非馬在詩句中用“嗤”、“吐”二字，的確是新鮮而又傳神的，特別富於表現力。究其原因，是非馬對普通言語作了某種疏離與異化，他所追求的語言“驚人”效果，主張“一個字可以表達的，

絕不用兩個字，前人或自己已使用過的意象，如無超越或新意，便竭力避免。”同韓愈要求“陳言務去”一樣是有充分的心理學依據的。

我認為，這首詩是非馬心靈的物化，是詩人自我的實現，也正體現出他的本質的豐富性，是基於主體審美心理結構的一種選擇；有一定藝術素養和欣賞能力的人便找到了他的文學藝術。詩人應希望在超越時空的、虛擬的藝術領域中，將自己內心隱秘的經驗、情感等轉化為一種有深層意蘊的意象。它滲透著詩人的身世之感：受盡顛沛流離，但仍前進不屈。

這首詩，是詩人成熟的標誌，詩情氛圍轉向靜穆中不失幽默一層。也許詩人體悟到，世間有多少人無從找到避風的港口？猶如一株失根的蘭花，亦或一條孤獨走出伊甸園的蛇，不知止於何處？也許該在滿佈曲折的人生道上奮勇前進吧！但，偶爾也有心靈疲憊的時候，也許俏皮地“吐幾下舌頭”，歇一下，再走出屬於自己的路吧！非馬的心智似乎變得更清爽、敏銳，進而領悟出生命的某一真理。他揚棄了某些舊質的新我，而使詩句達到一種新的精神高度，詩人的想像力，飛翔得更加高遠了。

1988年開始，非馬開始繪畫與雕塑，幾年內也舉辦過多次展覽，又加深了向心靈世界的掘進。九〇年代後，他在詩中常表現出詩人的奇異的審美知覺和想像，且能從尋常痛苦甚至醜惡的事物裡發現美和詩意。詩人也在〈流動的花朵〉中寫出真誠、浪漫主義的風格：

這群小蝴蝶  
在陽光亮麗的草地上  
彩排風景  
卻有兩隻  
最瀟灑的淡黃色  
在半空中追逐嬉戲  
久久  
不肯就位

詩句是那麼抒情，情感發展又是那麼自然，不禁想問：蝴蝶會如何彩排風景？或許在詩人的世界裡，翩翩的小黃蝶，流動著像人一樣的感情，牠們和人一樣

，也有悲歡離合的世界。這種脫俗的審美的獲得，唯有“即景會心”，才能把詩推到極致。直至近年來，非馬終於在現實社會的改變及對磨難的體會的力量下，把人們對精神自由的追尋與找回靈魂之“家”聯繫起來。於是寫下了如斯感人的詩篇〈生與死之歌〉：

——給瀕死的索馬利亞小孩

在斷氣之前  
他只希望  
能最後一次  
吹脹  
垂在他母親胸前  
那兩個乾癟的  
氣球  
讓它們飛上  
五彩繽紛的天空  
慶祝他的生日  
慶祝他的死日

在詩人的心目中，天堂是人類的精神故園，追尋到它，也就回到了靈魂的“家”。可以設想，當苦難經過一種刻骨銘心的記憶之後，悲慘的場面才被置於身外，從而發現景象的生動及隱含的悲哀。讀這首詩，我們為這位死於饑餓或戰火下的小孩感到惋惜，那眼前飄過的畫面，那令人失望的救援，而他是那麼瘦小，這怎麼不令人鼻酸呢？痛惜之情轉換為同情與深切的愛的過程中，讀者的心靈也從而得到了撫慰。

年逾七十的非馬，仍致力於追求詩的美，仍去探尋、探掘自我生命的動力。正因他的詩特別能夠彰顯現代感的意義，故能獨樹一幟，如近作〈花市〉一詩，充滿了希冀、光明及多重意涵：

萬紫千紅中  
一隻金色的蜜蜂  
營營嗡嗡  
對著一朵  
淡得不能再淡的黃花

還沒有買主呢  
這隻蜜蜂  
卻已在過去  
與未來  
在廣闊的土地

與深似侯門的花瓶間  
疲於奔命

那支微褐的  
尾針  
在燦白的陽光下  
咄咄欲吐

這是一首帶有濃重的寓言色彩的詩，是詩人自我表現的一種藝術，詩在意境的提煉，技巧的運用，都給人一種十足的現代感，也是非馬個人的獨白。詩的本身不可解釋，但我以為，凡是具有藝術創造力的詩人，幾乎都擁有一個孤寂的自我世界。詩人在這世界中，他是以自然界的事物呈現其內心的感觸：那毫不顯眼的小黃花的孤絕和脫俗使他內心激起共鳴，激起同情和憐憫；而疲於東奔西跑的蜜蜂，以很鮮活的形象呈現。詩中的外延力，原是象徵著一個不可能實現的企求，但最後仍能給人希望，給人一種光明的願景。詩人也以這隻蜜蜂的熱情，強調了對小黃花的依戀，多麼唯美的意象啊！

記得德國哲學家尼采曾說過：“動物之中，只有人會笑，因為人所體會的痛苦最深切。”當然，研究非馬，不同的專家有種種不同的理由；但我以為，非馬是豐富的，也是不可複製的。這些年來，他依然馬不停蹄地為肯定新生代詩人探索的同時，也善意地指出了新生代詩人創作的態度與不足，引導我們走向創作的自覺這條路。

重新讀著非馬的詩，彷彿中，那飛來飛去的蜜蜂，似乎不再是一道風景；當陽光穿過花叢，一隻蜜蜂在微涼的風中……我的心也變得坦蕩、自由起來。誰說，今夜只有微濛的雨，只有手指輕敲著鍵盤？

2009年寄自高雄

# 一首讓我不敢再讀的詩

## 讀冬夢的〈你捧著這束花兒回家〉

——愛兒本治十二年忌辰

一首給你寫了十二年的詩  
中間隔著  
一條陰陽的海峽  
爸爸媽媽每次見你  
總在斑斑未乾的淚痕醒來

一首給你寫了十二年的詩  
每一個字每一行句  
中間鋪滿  
春塵或夏雨  
秋絮或冬雪

爸爸媽媽此刻焚了這一首詩給你  
散開如灰茫的煙花  
縷縷欲絕的傷感  
為何你滿心歡喜的  
捧著這束花兒回家

你捧著這束花兒回家  
爸爸媽媽今晚問你  
你回來的  
是你是我  
還是我們的家

(原詩刊於新大陸詩刊 2009 年 6 月第 112 期)

這首詩，一看頭幾行，心就揪緊了。讀下去，禁不住老淚縱橫。想再重讀，心裏隱隱作痛，已無勇氣了。

這首詩的震撼力讓我不得不面對，於是用理智壓下這情感波瀾，以便縷析。

正如宋人陳師道所言：“詩非力學所致，正須胸肚中泄”（見《後山詩話》）。或哀或樂，皆發乎性情。

悼念不滿周歲的愛兒達十二年之久，每年寫詩焚燒給他。這份傷情之積習，隨時間車輪的印痕加深而格外厚重。

十二年來，苦澀的淚水化成詩。讀著每一個字，似乎看見詩人的心在滴血。

對寫詩的人來說，最棘手的是：有情而不知如何抒發。品嘗這首詩會對我們有很大啟發。

處理素材是最先考慮的。詩人精選了如下物象：詩、海峽、淚痕、春塵、夏雨、秋絮、冬雪、煙花、花兒、家。通過詩人心意對之進行藝術加工而構成心中之象。於是，海峽，變成“隔著”“陰陽的”；詩箋，則是“鋪滿春塵或夏

雨／秋絮或冬雪”的；煙花，是帶著“縷縷欲絕的傷感”的；詩會變成煙花，煙花又可變成拿在手上的花。上述一切，已非物象，而是意象。它是經過詩人感知、理解、想像的。是用來塑造詩人心中情境（亦即意境）的。

詩，源於心聲；心聲，起於情境。現實中的情境是詩人在靈前燒詩箋給愛兒；而詩的意境是經過詩人心與物交融而產生的藝術境界。這首詩讓人看到這樣的畫面：孩子的雙親面對大海。此岸是生；彼岸是死。孩子卻在彼岸。滿臉淚痕的雙親在焚燒手中的祭詩。詩帶著雙親欲絕的傷感化成煙花，孩子在彼岸歡歡喜喜地把煙花集成一束花，捧著它笑著回家。望著茫然消失的孩兒，其父母還想今晚問一下他回的是誰的家。

這一切是詩人的想像，或發生在孩兒靈前焚燒詩箋之時，或發生在詩人揮筆疾書於苦思冥想之後。這純屬“遊心內運”。在真實的基礎上進行假設。真之處是祭祀，有焚燒詩的細節，有斑斑淚漬。假之處是海峽，那隔著陰陽的海峽；煙花，那煙花下拾花的小孩。詩人如此豐富的想像，服從於積壓已久的感情之爆發。

“人欲直而詩欲曲”（清葉燾然《龍性堂詩話》）。詩人，對人格要求是直，即要的是真性情；詩人寫作，對技巧的要求則是曲，即方者不可直言為方，而是離開方用諸多形容說此物是方的。人們常說的“文如看山不喜平”就是此理。而要以曲的手法表現率真的情感，詩人在這裏用了不少藝術手法。

其一，運用比喻以“擬容取心”：

“擬容取心”為劉勰觀點。“容”指的是詩的外意即詩所描寫的表象，必須酷似現實中的物象；“心”，指的是詩的內意，即詩人的情志。“擬容”要曲筆，免不了用比喻。而比喻，重形似，務必逼肖生活。如詩箋焚燒後必成灰，形似煙花，狀是散開的。這真的紙灰與煙花遊動狀態有共同特點，這樣的比喻就逼真。煙花雖多彩，然而，難覓灰色的煙花。詩人以“灰茫”作煙花的定語，既符合冥界的氣氛又表達詩之內意（

◎陳葆珍

即詩人那悲痛欲絕的心情），這叫做形中有神，可算是“擬容取心”了。

其二，以聯想利於情思流露：

這首詩的聯想是多方面的。但非漫無邊際的。從海峽自然想到水，進一步想到淚水；從十二年這個“年”字，想到春夏秋冬；從紙灰想到煙花；從煙花皆為小孩所愛而自然引出愛兒；從孩子必然想到家……這樣的聯想十分貼切，環環相連，讓情思自然而然地流露。貴在自然，是對詩的要求。

其三，鮮明的對比渲染悲劇氣氛：

小孩天真爛漫，“滿心歡喜的／捧著這束花兒回家”；其爹娘卻呼天搶地，“總在斑斑未乾的淚痕醒來”。喜悲這兩種相反的感情同時出現在雙親與孩兒相見的場面，催人淚下。這就是高明的藝術家愛用的手法，把越是相去甚遠的東西扯在一起以表現主題，就越有藝術魅力。

其四，用層遞法讓感情逐步升華：

這首詩節奏感不但體現在每段五行以及重複一些詞句這些方面，更重要的是感情的由弱至強、由輕至重，這符合心理規律的自然遞進。

首段從哭夢入手，為全詩定調為：深沉、悲哀。進一步申述十二年之春塵夏雨秋絮冬雪，以表明哀傷積習之久。盼望小孩出來，不但是詩人而且也是讀者感情到此階段的必然要求。小孩終於在詩人的幻覺中出現了，這場面是全詩的高潮。可這一家三口不是在家裏而是在陰陽相隔的兩極！雖如此，這會晤無疑是神明施予的可憐的恩賜，詩人及讀者在感情上得到一絲滿足。詩人以深沉的父愛寫孩兒的趣致，寫得多麼逼真。而令人心疼的是：此非他的親身體驗。本來第三段已夠震撼的了，最後一段，更叫人肝腸欲斷。詩人眼巴巴看著愛兒走了，幻想著他會回家。天倫之樂讓他頭腦漲得有點懵了，冷酷的現實喊醒了這位可憐的父親，他發出令人心寒的發問：你回來的／是你是我／還是我們的家。

天哪，對於十二歲的孩兒來說，哪可能自己另有家；對為人父母來說，哪可能會這樣問兒子：家是你的還是我的？唉！“我們的家”在哪？這猶如失兒之虎在哀嚎，其聲，會把心裏的傷口震裂；這好比火山爆發，其熔岩，會把那隔了“陰陽的海岸”燒毀的。

詩貴情志可以感人，這首詩無疑是上乘之作。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五日



# 從高準的轉向說到臺灣新詩史撰寫之難

——回應臺灣高準〈評論家更應傾聽批評——答湖北古遠清〉

◎古遠清

曾參與發起和組織臺灣“中國統一聯盟”，並草擬《兩岸和平協定》第三案的激進派高準，最近忽然變得謙虛起來，稱自己遠離政治、厭惡政治，強烈反對筆者在《臺灣當代新詩史》（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中加入反台獨的內容，並以蔑視“政治掛帥”不左不右的“中派”人士自居，這真使人大開眼界。對臺灣文壇而言，也無異是一個特大新聞。

不過，高準在這裏犯了一個常識性錯誤：把政治妖魔化，把文學史的自主性等同於非政治性。須知，並非任何政治都是骯髒的，比如反台獨這種政治行為，作為有愛國心的人就應支持，而不應躲在旁邊說風涼話。高準之所以由主張统一到嘲笑別人反台獨以及不再參與“統聯”活動，與“左派”切割的轉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與陳水扁打壓統派的同時把中國妖魔化及其他“選舉動物”玩弄政治，使“政治”名聲一落千丈，以至成了最可恥的字眼有關。君不見，當下文壇有一種看法是：臺灣詩從1950年代的政治化、“戰鬥化”到如今高喊“寧愛臺灣草笠，不戴中國皇冠”的去中國化，是一種歷史性的災難，它直接導致詩創作主體性、藝術性的喪失，使詩淪為政治的傳聲筒。這就難怪高準在〈評論家更應傾聽批評——答湖北古遠清〉（載臺北《世界論壇報》2009年6月4日）中，認為文學創作及其文學史的寫作的根本出路在於非政治化或去政治化，至少《臺灣當代新詩史》不應在卷首去敘述一黨專政時期政治力量如何摧殘詩壇，不應談林海音捲入的“匪諜案”，更不應該在卷末去談詩壇客觀存在但當事人幾乎都否認的“中國座標”與“臺灣座標”的對峙。如有論者把這暗潮洶湧的現象挑明了，這就叫“政治掛帥”，就是把“反獨促統”作為全書（？）的主旨貫穿，就成了“政論的

附庸”。這種論調竟然發生在戒嚴時期嚮往祖國大陸、連做夢都夢見大陸“木橋變成了鋼橋／小路成了鐵道／那原野上百花齊放”的高準，並勇闖禁區第一個到大陸訪問的臺灣作家身上，真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啊。

筆者始終認為：一位現代詩人固然不必受意識形態和政黨的操控，但也不應是躲在象牙塔內呻吟的作家。國族認同問題既如此複雜，“藍”“綠”對峙既如此劇烈，不同陣營的選戰既如此具有挑釁性，作為詩人焉得如陶淵明之耽於“采菊東籬下”，如李白之耽於“斗酒詩百篇”，而完全不顧小我世界以外的興衰與悲苦。誠然，不是所有詩人都要有憂患意識，都要有使命感，但每位詩人不可能沒有自己的信仰和愛憎，總不該忘記自己或藍或綠，或亦藍亦綠，或先藍後綠，或先綠後藍，或邊藍邊綠，或能左能右，或不左不右，或不藍不綠什麼都不是的“中派”身份。當然，我們完全理解原先激進得叫人難以承受如今轉向者的無奈，但拙著敘述的是戒嚴時期的高準，而非今天蛻變成“中派”的高準。高準過去的政治傾向，不僅其論敵余光中、彭品光是這樣認為，就連其親密“戰友”、先後任“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的陳映真、呂正惠及筆者的“論敵”謝輝煌也是這樣認為的呀。高準今天不承認過去自己親筆寫下的歷史，不承認是左翼詩人——時過境遷，解嚴後的今天完全可以用這種稱謂。在多年前我幫他聯繫到武漢大學作美術史研究的訪問教授及去年給我的長信中，他詳述過自己生存的苦衷和原委，要我不再稱他左翼詩人而改用“觀點前進、眼光超前”一類說法，對此我充分理解和同情。但作為“隔岸觀火”的文學史編撰者，我必須充分尊重原有的史實，在“有故事的文學史”中寫進戒嚴寒流如何使詩花顫抖，以讓不知戒嚴為何物的年

輕人或親歷過這一事件但已淡忘或反悔的當事人重新喚起歷史的記憶。

拙著《臺灣當代新詩史》寫有兩節的詩人屈指可數。鑒於高準是不同於主流詩壇的另類代表，因而他獲取了這一殊榮。可他仍嫌不過癮，多次來信“給我進一步指點”：要把他所有著作目錄列上，要把《詩潮》創辦經過及查封情況逐一作詳細敘述，又要我把他的朋友、《詩潮》編輯何郡的作品及與《詩潮》幾乎同命運的另三種詩刊一一寫進文學史中。如此看來，他對自己“左傾”的光榮歷史念念不忘，並非真正的“中派”。他又如此不厭其煩“指點”指導筆者：拙編《余光中評說五十年》收了他一篇批評余光中的文章，他又要我再收他兩篇並非取“中派”立場的批評余光中的文章，還寄來明顯左傾的《高準文藝思想摘要》等材料要我寫進《臺灣當代新詩史》。由此我體會到：臺灣當代新詩史難寫呀，主要還不在於未蓋棺先定論的詩人變化大，而主要在於沒寫進去的人意見很大，寫進去的人那怕寫了兩節還要對我下“指導棋”：加碼寫他自己和他的“戰友”。這種近乎無理的要求，我這個所謂“不知藝術為何物”的著者當然無法“傾聽”和滿足他，這算是文學史家主體性的一種表現吧。

高準還指責《臺灣當代新詩史》“沒有藝術標準”，可他在去年5月28日給我的長信中，對拙著詳盡分析紀弦〈你的名字〉的藝術標準大加讚賞。他還說我“也沒有道德標準”，這就更奇怪了！高準在鄉土文學論戰中有過太多“不幸”遭遇，受到右翼文人的誣陷和攻訐，我在過去寫的多篇肯定高準詩文的評論中，在《臺灣當代新詩史》及即將出版的《海峽兩岸文學關係史》中，一再為其辯誣和“申冤”，這難道是沒有道德標準和道德勇氣的人所能做到的嗎？我寫這麼多文章從不要求對方有什麼

回報，可意想不到的高準竟“回報”我“沒有道德標準”，他如此健忘，如此沒有情義，這簡直是匪夷所思了。在“新詩史”〈紀弦是“文化漢奸”嗎〉中，也體現了筆者而不一定為高準認同的道德標準，為什麼就視而不見呢？

高準〈評論家更應傾聽批評——答湖北古遠清〉另有一處硬傷：說大陸“胡風案”是何其芳“帶頭製造的”。其實，作為一位文學研究所所長的何其芳只不過是奉上級命令寫了一篇學術批判性質的論文，他哪有資格充當源頭？在大陸文藝界，真正帶頭的是在黨政界兼有重要職務的郭沫若、周揚、林默涵，從根本上來說則是“偉大領袖”毛澤東製造了這一特“偉大”文字獄，這怎麼可以說“胡風案”是小小的所長何其芳“帶頭製造”的呢？

高準在回應中反對大陸評論家“唯初稿主義”的看法，倒很新鮮，算是長了見識。不過，我的原意是指初版的單行本，而非寫作過程中未公諸於世的草稿。筆者在將出版的《古遠清文藝爭鳴集》中收錄了高準今年2月19日對我嚴重不滿即所謂“無意再寫”的短信，當時還未看到他早已反悔又新寫了〈評論家更應傾聽批評——答湖北古遠清〉，未能及時收入此文，特作說明，並向他一再“指點”和認為《臺灣當代新詩史》將“與時俱逝”這“廣告”式的批評致諍友式的謝意。

2009年6月15日於武漢

許多在中國的俄國文學專家僅知道納巴科夫 (Nabokov) 是一位著名的美籍俄裔作家，卻鮮少知道他還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翻譯家、一位重要的詩人、評論家、小說家、卓越的精神分析學者和前衛文藝的鬥士。並且留給後來者一個對西方文明研究的好榜樣。

1899年他出生在俄國的聖彼得堡，他一直回不了俄國，最後卒於瑞士蒙特勒 (1977)。他出身貴族世家，父親曾是俄國革命前的民主黨自由派領袖和司法部部長，但1919年時由於在俄國政壇無立足之地，舉家出走並定居於德國柏林。之後，在1922年一次國外的俄人公眾集會上為掩護別人而被帝俄的右翼反動份子行刺而亡。

納巴科夫在離開俄國之前，已發表了《詩》(1916) 和《兩條道路》(1918) 兩本詩集。他從小就有一個英國人保姆，教他說得一口流利英語，獲得專為流亡的俄羅斯知名人士的子女設立的獎學金而進入英國的劍橋三一學院。他開始時攻讀動物學，後轉而學習法國和俄國文學，在他父親被刺那年，以優等成績畢業。次年，在英國出版他以俄文寫的詩集《人群》和《天堂之路》。

1922至1940年在德法兩國居住，繼續詩和電影劇本的創作。在巴黎時曾認識喬埃斯。1926年出版的小說《瑪申卡》述及他年青時的熱戀和家族莊園的描寫；1957年出版的小說《普寧》是寫他的在美國當昆蟲學教授的經歷；1928年寫的《皇、皇后、杰克》是標誌他的風格轉向和運用象徵的巧妙，此後這成為他的技巧的特徵。此後五年，寫有關於下棋的小說《防守》和謀殺的小說《絕望》，《斬首的邀請》是個政治故事；《天才》、《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實生活》和1947年用英文寫的《左斜線》。不過他以英文寫的小說成就都比不上他的俄文著作。

因為他基本上是個詩人，他最有代表性的小說《暗淡的火光》(1962) 是由一首長詩和一個狂熱的文學空談對該詩的

評語組成的，是代表納氏的非傳統的寫作結構，他認為小說也是詩作。

納巴科夫雖然出身貴族，但在俄國革命後拿不到家族的遺產。他在美國執教於長青藤學府，寫暢銷書便成了他的副業。他的早期作品根本上賣不出去，他開始用英語寫給有高度文化修養人閱讀的淫書 (highbrow Porn)。舉家分工合作：妻子打字，兒子作翻譯。納氏發明一個著名的名詞：Nymphet，指12至18歲的青春女孩。納氏創作的名書《洛莉塔》就是談一個中年的教授和一個十二歲女孩戀愛和犯法的小說，1955年出版後馬上被法國禁了，但在英美則成為暢銷書，他和出版商的合同是十五萬美元再加上每年的售利。這之後他就成了一專業作家。他是掀起“洛莉塔”症狀的 (Lolita Symptom) 鼻祖。這症狀是智利作家惠都布羅 (Huidobro) 在1939年發現的。納氏今被認為歐洲文學大師之一，由於當代社會日益複雜，他的“臭名”和聲望與日俱增，在文壇佔有無人可取代的地位。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 編輯筆記

秉承上期編輯筆記呼籲所有的詩人和詩評家一致在文章中統一“詩”的稱謂，要嘛全文稱“詩”為“詩”，要嘛全文稱“詩”為“詩歌”，不要讓文章顯得思路不清及沒有一貫性！而再上期的編輯筆記中亦有提及，詩人雖然明白自己在創作詩，與歌一點關係都沒有，但仍然時而“詩”時而“詩歌”的改不過來的原因不外乎兩個：一是惰性使然，人云亦云；另一是現代漢語多是複詞之故！詩貴乎精鍊，這不光指短詩，長詩因其長更應該如此，要說詩人生活態度散漫，猶有信者；要說詩人寫詩或評詩時由於惰性而不願將本應稱“詩”的文本還其原來稱謂乃是可笑的！至於以現代漢語多是複詞作為藉口則更難令人信服，不是說一個字能說得明白的，不要用兩個字嗎？古漢語多是單詞，卻沒有聽過古人作學問時名詞也會混淆不清的，有的也只是文字獄牽扯攀附之結果！何況“詩”本來就叫“詩”，“詩”這個詞也清楚明白，貨真價實，比多了一條尾巴的“詩歌”響亮得多，又有什麼理由不能採用？

最近兩期，本刊喜訊不少，繼停筆多年的詩人達文於上期開始有新作品發表外，西雅圖詩人、原新大陸詩刊同仁之一的千瀑這一期也有新作寄來，在此歡迎他們歸隊！

本期“大陸民間詩刊大展”介紹的是《中國風》、《大西北》、《第三極》及《遼寧詩歌年鑒》詩刊的詩人作品，感謝詩人曉波的協助，這一個專論得以持續。我們並歡迎詩友們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特輯，以增加交流，有意者請先來信與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並發表意見。至於一些連接不上這個網站的大陸地區詩友，則請到：<http://home.pacbell.net/wtchan> 下載最新一期新大陸詩刊。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和單位外，將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至於美國國內及加拿大的贈閱則照舊例贈送有作品發表的該期刊物一冊，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 詩訊

●由詩評家熊國華教授精心選編的《海外華文文學讀本·詩歌卷》，近由暨南大學出版社推出，共收入20個國家的海外華文詩人122家的代表性詩作。與這本書同時出版的，還有《海外華文文學讀本》的“散文卷”、“短篇小說卷”和“中篇小說卷”，與即將出版的《海外華文文學教程》相配套，可作為國內外大學文科教材使用。這套叢書由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策劃並組織選編。

●第12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將於今年8月17-21日在廣東惠州市舉行。主題為：“惠民之州，東江詩韻”。

●詩人陳銘華詩集《防腐劑》經由新大陸詩刊於今年7月出版，收散文詩創作52篇，由詩人向明作序。

●《越南華文文學》第5期經於今年6月出版，除發表當地華文作品外，也出現許多台港澳及海外的華人詩人和作家的作品。

●深圳詩人阿北詩集《流塘·小事件》，將於今年7月底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十九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